

節錄

曝

書

亭文



策問

辛酉江南鄉試策問三首



問聖人之學莫備乎經漢世

專一經者

立博士而兼長經

義

莫若鄭康成然多以漢法解

經又采識

緯之說唐孔穎達等撰

五經正義儀禮周禮則賈公彥成之至宋邢昺疏其未備而經

義始完歐陽修謂所載既博所擇不精異乎正義之名請悉刪

識緝之文使無駁雜今五經取士一本宋儒以傳註可謂醇矣

考之明洪武中科舉程式春秋不遺三傳書主蔡傳而不遺註

疏禮則專主註疏是漢唐諸儒之說仍多兼習今註疏雖頒學

官而士之肄業者鮮者或如歐陽氏之說刪其駁雜飭經師講

習而兼通之不更愈歟餘若易初主程朱傳義其後本義單行而習程傳者漸寡春秋初主胡傳及張洽集註其後胡氏傳單行而治張註者無聞亦宜酌其舊碑兩家互為發明可歟且宋元之說經者多矣孰同孰異孰繁孰簡孰無悖於傳註孰能發明傳註所不及其概可得而言歟五經大全論者謂惟春秋最善蓋本於汪克寬之纂疏其餘諸經所采群儒之說果其大備而一無剩義歟抑尚有待于補緝歟我

皇上聖學懋勤蚤夜孜孜、與儒臣講繹群經既以四書尚書講義頒示天下文武大臣茲者易義又將刊布其于詩禮春秋當次第編纂夫儒生誦習經義其首務也探其淵源必能舉其條

目其詳言之毋隱

問江南田賦較他省獨多賦額既多逋課不少下江諸郡積欠動盈萬億說者謂害釀于賈似道經界推排之法或謂明太祖憾吳民為張士誠固守籍沒豪族田按私人之簿以為額徵故賦特重其後因巡撫周忱之請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行之二百餘年矣今舊額未增而民力日敝何歟意者有司之催科未盡善歟往時歲額不完疑為巨室豪右抗緩不納自奏銷處分一案所以懲創者至矣江南紳士惟恐輸將之後而歲額不完如故何歟或謂西北大郡賦額不過數萬而江南一邑有多至四十餘萬者且其日事催徵而不足夫松江之華亭不嘗

折為婁縣乎既折之後未見徵輸之如額則又何也此者旱溢
頻仍不得不以荒歲之逋賦請帶徵于嗣歲然田壤之收獲止
有此數嗣歲未必屢豐則舊逋未完而新課又欠矣將何術而
使
國用民力交無絀歟至若大江以北邳徐鳳泗蒿萊彌望隸之
軍而軍不屯歸之民而民不墾招徠開墾之法又何策而可稍
幾于江以南諸郡歟多士見聞所習利弊必洞然于心蓋具陳
之是壽時者所欲亟聞也

問黃河之患前代山東河南或時有衝決今則江南獨被其害
矣明永樂中陳瑄轉漕東南欲避遮洋之險鑿清河縣南之淮

與河會而淮黃遂為運道之咽喉

國家漕運仍用之舊而頻年河患傾堤潰防歲費帑金累數百
萬明代河溢于淮則病在運河溢于泗則患在陵今治河者無
陵寢之虞惟運是亟則力所專施宜其事半功倍矣顧工力之
煩歲月之久反有艱于昔者何歟隆萬間潘季馴凡四治河
無不治惟守固隄束水藉水刷沙之法今其說具在惟是河挾
沁汴泗沂諸水其勢易強而淮水源獨流長其勢易弱然則藉
淮刷河之說誠不足恃欲河之治必循季馴故智而後可歟抑
分黃導淮別自有策歟往時盜決河防者罪止杖與徒而已後
以法輕易犯改從充軍今之法較昔愈嚴矣乃衝潰日告且劇

汨

堤方築而故堤旋決綢繆何法而使新舊交固歟淮揚之田半
為波臣所汨此江之患也淮流何以過歸仁高堰何以護
雲梯之關何以通河之害何以去諸生其悉陳利害以為當守
獻

書

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真尊來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

命以來慌、喘、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
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頒
示竊有所陳造明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于左右歷代之
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
同于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
以為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
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

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
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于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
南齊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
上及于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于子姓遼之游幸金之
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
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
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于帝紀抑之則冠于臣傳公王
一也或為之傳或為之表釋光一也或為之志或為之傳餘如
天文五行或分為二職官氏族或合為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
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

裕陵之奪門且何以書躋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為無統去之則
沒其實且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
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且何以書志刑法者
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斬之且何
以書若夫志地理則安南之郡縣京師之三衛曾入圖版旋後
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叅錯且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
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
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且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足
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
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醜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

然竟置不錄難乎免于闕漏且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無紕繆彝尊不敏粗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對非之末而垂采焉示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庠脩廣始可無失尺寸也矣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

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日者上書籤室以作史宜先示體例閣下不罪其慙 闕門相見有睟其容語以史館先務無妨盡言閣下之量可謂以虛受人矣彝尊嘿而不陳何以答閣下之慰誨乃復破墨伸紙載布

腹心冀閣下垂采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漢之陳農唐之李嘉祐明之歐陽佑黃盅危於呂復前代率命采書之官括圖籍於天下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詎可止據實錄一書遂成信史也邪明之藏書玉牒寶訓貯皇史宬四方上于朝者貯文淵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必納書于庫以是各有書目而萬曆中輔臣諭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等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七六七然地志具存著于錄者尚三千餘冊閣下試訪之所司請于

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館六十八類皆勤學洽聞之士必能記憶所閱之書凡可資采獲者俾各疏所有捆載入都儲于郊舍互

相攷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志碣之屬編為一目或倣漢唐明之遺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為蒐集上之史館其又其事皎然可尋於以采撰編次本末具構成一代之完書不亦愉快哉昔者元脩采遠金史袁楠列狀請搜訪遺書自實錄正史而外雜編野紀可資證援參考者一、分疏其目具有條理語有以前事以不忘後事之師也閣下其留意焉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采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行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攷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呈列傳藁于掌記館中供

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脩不過六七月告成其藁宜速此則曩尊之所不識也昔于寶勅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于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寧等則授之以志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至四文截為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歆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為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為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為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

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
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
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複
既有違不台失而又別出聖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
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呵塔赤忽
刺出兩人既附書於抗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為立傳至于
作佛事則本紀少書游皇城入之禮樂志皆垂譏之甚者以果
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汜陳基胡翰高啓王彛諸
君子之文學經術且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
時日故也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為期亟止同

館諸君勿遽呈藁先就館中所有群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
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冊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
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為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
刪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
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藁焉夕當更此呈
一藁焉彼或異若築室于道聚訟於庭糠粃雜採嵌罅分裂記
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
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
糾其繆况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藁錯陳于左右
其何以詮擇而會于一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

易視之率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率率不改圖焉倣貞觀治
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彙尊本之實錄恭之野記削繁證
謬屏誣善之辭擬藁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覩同館所纂建文
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藁書法相違彙尊愚闇匪敢
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為有故敢
述其所聞復上書于閣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喻月而訃至燕王抵淮
安勅令歸國斯太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却還當在

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擴廢為庶人是冬齊王搏有罪名入
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為護衛迨齊王之
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
道入登陞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
不敬一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
月至京師譬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深入坎窞陷弇之中縛之
一二獵夫力爾雖至愚者弗為而謂智慮絕人之燕王為之子
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
來誰寔遣之姜清秘史据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
拔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為來朝之驗似

若可徵然稽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為帝曰吾異日渡江即入京見吾親比為姦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爾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已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即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屍于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既葬以天子未有不為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耳矧孝陵渴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

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彛尊嘗登房山、隅有亂塔寺痊僧骨不可數計統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為異而乃誣為建文帝墓究之

不封不樹其跡安在不足信三也野記稱太祖預儲紅篋于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分行會于神樂觀濟為帝祝髮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啓之而出故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即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為景先者持鐵棒啓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四也建文帝既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

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
顧九族耶答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為一族戮之此
則三家村夫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
族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九峯蔡氏
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為九其實本宗一族爾迨秦漢謀及
三族則兼逮母妻之黨村夫子不知九族尚輕三族為最酷而
造為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于弟子
友朋者且止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朱仲珩王孟緼仲縉鄭叔
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皆為及
門高弟諸君惟仲縉先卒其餘當日戚不及于難緝其遺文以

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五也實錄文皇既入即收孝孺旋
執秦子澄至闕同磔于市所榜姦黨二十九人又靖難師起北
平所司州縣官棄職遠避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未嘗恚寘重
法獨大理少卿胡閏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
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胡公妻死上命喂
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六也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
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
為傳會不足信七也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雪菴僧東湖樵夫潔
其身隱其姓名據傳聞以書矣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噬餘冊
一、而實之不足信八也至若因揚行祥事而移之揚應能王

元美辯之矣不足信九也周史仲彬之名而造為致身錄錢受
之較之矣不足信十也世之論者以革除靖難之事載諸實錄
者皆由筆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
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以黎丘之
鬼眩人觀聽以虛為實以偽亂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
辯去其惑曉然開喻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
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反之惟閣下澄鑒不宣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關者延容坐案有閣下手疏史日蓋體
例初蒙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

閩之淵源欲為道學立傳固宜然曩尊竊以為不必也傳儒林
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畧
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
而為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為道學又以同乎
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寘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為麤而性理
為密朱子為正學而楊陸為岐塗默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比
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
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
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
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道天地人之謂

儒、之為義大矣非有遜讓于道學也且明、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竊 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為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為一於篇中詳叙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彙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允沿襲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彙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己之言忘其擣味屢奏記于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簡初無質難而獨一新進聒、于左右難予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已于言者散再陳之國史者公天

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明自萬曆間顧高諸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塗既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于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夫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為相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衍是弼議殊是仲淹議若不相容者然既而退朝則語笑無間

惟其是非同異一出于公故能成慶曆之治東林之君子則不
然一言之合則以為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為匪人
懷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間者遙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又社應
之轉相慕襲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而不勝乃樹援以為
敵久而假宦寺之權以禍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
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而不同羣而不黨寧有是哉每見近
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為之曲解攻東林者殉
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為偽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
有不可勝道者已彙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立無
黨以吏部左侍郎攝禮部尚書事請冊立東宮公私疏凡七十

上流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直者劾鄭國泰大指
謂明外戚不預政事冊立匪國泰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懿咸為
側目其後冊立旨下儀注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故郭文毅公
遺先公書以擔當稱許而纂修神宗實錄者先公之疏多移置
他人姓名若吳人文秉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冊立事纖細具
錄獨于先公之劾國泰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
籍也秉為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啓壬戌進士第一人是年先公
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
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况與東林樹敵者乎即此一家一事言
之黨人之是非公乎不公閣下可以審察矣彙尊非不知是言

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
避其間者也區、之誠以南董望閣下冀裁擇焉

史館上總裁第七書

明史成書莫難於萬曆之後裨官踏駁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禎
一朝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日者閣下選同館六人先纂長編
可謂得其要矣長編成于李燾其指寧失于繁毋失于畧故國
史官文書而外家錄野紀靡不鉤索質驗旁互而叅審焉無妨
衆說並陳草創討論而會于一今則止括十七年邸報綴其月
日是非何以明同異何以別挂一而漏萬失燾之體例矣家錄
野紀雖未足盡憑然亦當錯綜銓次而後是非不可捨本末具
見閣下奚不取諸史館四方所上之書凡涉崇禎朝事俾纂修
者一、穿聯之又是時朝中朋黨堅不可化封疆將帥率以愛
憎廢置而賢不肖無分焉若袁崇煥之死錢龍錫之獲罪負天
下之至寃而黨人恨不食其肉非觀

太宗實錄何由知計出于反間乎蓋以 本朝揣子合之崇禎
邸報遠不相蒙是不兼聽並觀而後可審其功罪至于甲申寇
難朝野相傳謂懿安皇后不死然

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啓皇后張氏于昌平州足以
洗其寃矣他若莊烈愍皇帝之謚定自 本朝而野紀紛紜或
書思宗烈皇帝或書毅宗烈皇帝或書威宗烈皇帝或書懷宗

端皇帝宜以後定之謚大書簡端者也又甲申殉難諸臣俱經錫謚應特書于傳後而內官從死者或云王之臣或云王之心或云王之俊其實則王承恩

章皇帝有諭祭文此明徵矣順治二三年各省巡撫題報崇禎間死事諸臣方之野紀當得其實亦宜分年書之閣下奚不請於

朝暫假

文皇帝

章皇帝兩朝實錄丞令史館監生謄一副本庶纂修者得以參詳同異而不失之偏此非小補也不然以宜書者不書是編出

覽者將謂識大識小無一具焉可不深慮也哉

史館上監脩書

昨過史局同館諸君咸在大興張編修忽倡議謂明史當斷自萬曆三十五年止其意以本朝

太祖建元天命在萬曆三十六年故云四坐皆睜眦相視不敢對潛語曰此例不知本前代何史無錫嚴檢討戲曰斯殆覽時憲曆日生悟爾衆皆咲彘尊愀然不憚史有斷限言固可以若是夫昔者元太祖之興即位幹難河源實宋寧宗開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不聞作宋史者斷自開禧元年而止作金史者斷自泰和五年而止也蓋史以總括一代之事必俟革命而後

終至于忠臣殉國事雖在革命之後例亦得書徵諸宋史陸秀夫張世傑賈純孝死于厓山元收臨安已三年矣文天祥死柴市厓山之亡又三年矣然并其實幕將士勤王死者一十九人皆為立傳若謝枋得死大都憫忠寺在至元二十六年而家鉅翁直至成宗時卒史亦得書此前例之昭然不因革命而遽斷其限况本朝造邦之初明命尚未草子為此說者殆巧于避禍之謀爾是日同館之論謂斷限宜請之

天子知閣下向有此議而鄭重未果有以知閣下計慮之深也蓋恐請而斷以崇禎十七年為限則後此之收江南收閩收粵收舟山收緬甸殉難者皆不得書莫若于進呈時聲說彙尊竊以為非策之善也

今天子仁聖開局之始一無忌諱閣下但援宋史之體例入告度未有不允者夫進言當及其時、過然後言事將有不可必者矣伏惟閣下念國史之重屏無稽之說守先民之道法成一代之完書庶乎可無遺憾矣觸忤清嚴曷任惴慄

與胡解元書

秋試得足下卷時又爾而不苟如是信足下能道古者比相見有恂其容有藹其言蓋喜心賞之不繆既退足下遇僕熟客于塗告以僕對門下士不當呼兄又足下自稱門生而僕不應以是致疑僕過矣從乎俗也昔者孔子於其徒曰歲曰由曰求曰

雍曰回曰柴曰賜曰偃曰赤曰商曰頊曰參曰師曰子路皆
直呼其名至孟子則不然樂正子高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陳
代彭更弟稱曰子孔孟相去僅百年爾而習俗之移人已若是
雖聖賢不得而反古也至若門生弟子之稱蓋有別矣歐陽子
曰受業者為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為門人論語為孔子而作所
云門人皆受業于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
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癘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
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此子貢之
弟子也孔子曰自吾得回門人日親回無繇之子本門人也而
列為弟子此門人所以日親也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禮弟
子之於師心喪三年無可疑也疑所以服者門人之服也東漢
孔宙碑陰有門生復有弟子此門生弟子之別也僕年少日見
師於弟子無稱兄者習俗之移人僅三十年事爾僕未嘗不嘆
嘆其非而不能力行古之道甚慚於足下因次所聞聊以解嘲
亦以見僕之匪得已也

上巡撫張公請具疏立周公後為五經博士書

彝尊聞之古者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周公孔子是已孔穎
達曰周公孔子皆為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
蓋古之語道統考亦兼周公孔子東漢永平二年命辟雍郡縣

學並祀周公孔子唐武德二年亦詔國子學並立周公孔子廟
至永徽中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建顯慶二年依群臣議
以周公配享武王始專祀孔子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謚孔子
曰文宣王謚周公曰文憲王追崇之典並垂國史夫堯舜禹湯
之道自周公傳之文武之德周公成之詩書禮樂易自周公制
作而續述之有周公繼往開來於前斯孔子集大成于後皆功
在萬世者也孔子之裔自漢以後或為大夫或為君或為侯或
其支子為五經博士或知仙源曲阜縣事代有顯爵獨周
公子孫唐高祖雖博求其後究未爵以官祥符幸魯僅一表其
而已彝尊昔謁孔林望見周公有廟在曲阜縣治東北三

里詢其子孫猶聚族而居蓋自伯禽少子魚封于東野有田一
成因以為氏其譜牒有東野志世次可攷及伏謁廟下豐草不
除簷棟悉壞惟垣墻尚蔽行路而已因言之巡撫劉公芳獨請
立博士公即屬彝尊代為作奏將聞于朝矣吏言前巡撫周
公有德曾請而不允劉公不為奪也會柯給事聿疏請以方孝
儒從祀孔子之廡為部臣駁詰幕客以此阻公、乃不果彝尊
至今有餘憾焉伏觀孔氏弟子顏曾仲孟皆立五經博士下至
宋儒二程子朱子亦皆有博士世襲而先聖周公反不得下同
于有宋諸儒於義有永安者茲遇
翠華東巡褒崇先聖之日閣下試以上請度無不

允擇東野氏之宗子授以五經博士世襲其爵以奉祀周公俾
千載之下大書特書曰立周公後為五經博士自康熙二十三
年姑百王未行之典自閣下請之

皇上允而行之豈非不朽盛事哉然愚之見竊慮復有阻閣
下者魯經曰見義不為無勇也閣下曩居言路知無不言天下
之大勇無過閣下故敢以是言進惟留意焉

是年昆田在張公廨中公得書即草奏置行笈中乘間欲

上而東野氏喬沛然迎

駕直前

天語甚溫公謂

殊恩宜出自

上遂挾其艸男昆田謹識

報徐敬可書

辱示春秋地名攷采擇群書援據精確嘗惜鄭樵之譜張洽之
表徐得之、記未寓於目足下書成可以無憾矣以僕蒙滯安
能有所是正惟於召公封國注從帝王世紀以為文王庶子鄙
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
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
同姓其於公旦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召公
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既以召公為文王子乃欲并原

豐為一類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說而駁正之者也至足下謂燕初封未得薊以僕攷之燕之始封本都于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為燕猶唐之為晉荆之為楚惟因記有封黃帝後于薊之文而文記既封帝堯之後于薊又封召公奭于燕、之于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為名後漸強盛乃併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于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子于薊之二說者僕益疑之惟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觀於是而僕之疑始釋也蓋公既為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軒轅二十五宗堯之後亦黃帝之後於襄封先聖王之後則稱薊於封功臣謀士則稱燕以采邑言則稱召薊與北燕本一而已足下以為然乎否乎惟再示之

答胡司臬書

讀執事之文其辭閎以達其體變而不窮迺來教悽、抑何其語之謙也古文之學不講久矣近時欲以此自鳴者或摹倣司馬氏之形模或拾歐陽子之餘唾或局守歸熙甫之緒論未得古人之百一輒高自位置標榜以為大家然終不足以眩天下之目而塞其口集成而詆譏隨之矣僕之於文不先立格惟抒已之所欲言辭苟足以達而止恒自嘆曰平生無大過人處惟詩詞不入名家文不入大家庶幾可以傳于後耳雖然僕之為

此非名是務也實也其於文也非作偽也誠也來教謂法乎秦漢不失為唐法乎唐不失為宋於理誠然若僕之所見秦漢唐宋雖代有升降要文之流委而非其源也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而柳子厚論文亦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且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王禹偁曰為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李塗曰經雖非為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從是出是則六經者文之源也足以盡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入于虛偽而歸于有用執事誠欲以古又名家則取法者莫若經焉爾矣經之為教不一六藝異科衆說之郭大道之管得其機神而闡明之則為秦為漢為六朝為唐宋為元明靡所不有亦靡所不合此謂取諸左右而逢其原也至於體制必極其潔於題必擇其正每見南宋而後士人文集往往多頌德政上壽之言覽之令人作惡此固執事之所不屑為而僕恐有黷執事為之者冀執事力為淘汰斯各園之編足以不朽矣彞尊載佯

谷間徵君書

曩在都亭與足下過卒然問僕以闕里之名所始僕無以對也蓋不自知汗之流于背矣茲得手緘以四書釋地一編見寄發函讀之其詮石門謂魯城七門次南第二門者是抑何詳且核也繼以闕里一條謂始于魯恭王宮有雙闕故名僕竊疑之記

亡友顧亭人撰肇域志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足
下證以春秋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孔子士庶所不敢居遂指寧
人之誤足下之持論斷不可奪矣僕攷之世本煬公徙魯又
攷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
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爾御廩災矣西宮新宮桓
宮僖宮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郭城之者再矣
鮮有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曆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
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為地也未必密通公宮雉門兩觀未必即
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于經傳者由其歲久
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為名故孔子得居之論語
所謂闕黨劉向新序亦云孔子居于闕黨是也越絕書本事篇
曰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
之闕門是則由寧人所引推之亦未為誤也夫煬公恭王先後
並有闕門名里之始則不能臆定足下之書與寧人肇域志可
兩存而引伸其義未可因朱子於今本家語刪去闕里字道執
古之家語不得有闕里字也傳有之矣審問之明辯之僕非敢
與足下辯也夫亦審問之足下而已惟鑿察

小司馬索隱以茅為第字之譌竊謂作如字讀亦未害于義
也竹垞自識

日者王百朋秀才過梅會里語及書今古文本末既行慮答之
未晰及遺以書中及魏博士高堂隆所稱曰若稽古帝舜曰重
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證重華以上九字不始於大航頭
鄙見思移此文置在璇璣玉衡之前為舜典之首然不敢自信
即屬秀才質之左右隨接足下書疊、數百言援孟子史記前
後漢晉書謂堯典當至四海過密八音而止自此而下則為舜
典足下之言是也僕已悔前言之失矣來書亦云姚方興二十
八字不始於大航頭第謂魏王肅註古文尚書晉范甯註古文
舜典俱有其文則僕以為不然嘗梅賾奏上孔傳時忘舜典一
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註今文堯典後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

典篇以續之其後范甯為今文集註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
氏故正義曰舜典亡失甯為解時已不得焉又曰多用王范之
註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為舜典之初其云補以王范之註者
蓋言慎徽以下之註也是時方興之書未上此二十八字王范
安得有此文而註之則王范所註本皆今文也乎足下據釋文
序錄信二十八字書之王註然陸氏言方興所上止十二字其
餘一十六字乃曰或此下更有云、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于
王註無施也其辭若有深疑焉使濬深哲知等訓果出之王註
則亦何必施以聊字及無施也字足下截而取之恐非釋文致
疑之初義矣序錄於書傳以孔氏為正惟舜典一篇用王肅本

二十八字之訓無一錄者明非肅註也然則今學官所頒大航頭二十八字註者為言吾意開皇後得方輿本爰取其所述孔傳實之其餘仍用肅註相當然矣由今論之百篇之序原有舜典自不必復濟南生之舊當如廷下之說以月正元日為舜典之初與其冠以方輿之文不若取信高堂隆之議蓋方輿采馬王之註造孔傳近於有心作偽而濬哲以下方輿不以奏上殆未必盡出其書故擣昧之見擬以隆一十五字冠之篇首隆建皇二字無證文而月正元日改朔之義存焉詢於四岳以下則授政之大端也故再質于講席僕見近時攻古文尚書者不一足下力為孔傳辨冤爰借古人已至若因梅賾之冤而再欲白方輿之冤則天下皆冤民而辨之不勝其辨矣僕非好為難駁也朋友相規於分則爾昔者陳君舉嘗撰毛詩解詁以朱元晦集傳去序為非元晦移書求其說荅云公近與陸子靜辨無極矣又與陳同甫爭論王霸矣某未嘗註詩不通為門弟子講說今已毀棄之蓋不欲滋其辨耳或謂君舉朋友之道然責善之義謂何足下行年八十矣僕今亦七十有四舉一時力雖盤穀紛爭子母之利而類然二老翁獨以經義相考証即鄙言未合度足下必一咲置之斷不效朱陸之斷、聚訟也

傳

王冕傳

王冕字元章諸暨田家子也父命牧牛冕放牛隴上潛入塾聽村童誦書暮亡其牛父怒撻之他日依僧寺夜坐佛膝映長明燈讀書安陽韓性異而致之遂從性學通春秋嘗一試進士舉不第而焚所為文讀古兵法恒着高簷帽衣綠蓑衣躡長齒屐擊木劍或騎牛行市中人或疾其狂同里王良特愛重之為拜其母良為江浙檢校冕往謁履敝不完足指踐地良遺之草履一兩諷使就吏祿冕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迎其母至會稽駕以白牛車冕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皆訕笑冕不顧也所

居倚土甓度金軌爨養母教授弟子以為常高郵申屠駟任紹興理官過錢塘問交於王艮、曰里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于俗君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駟至即遣吏自通冕曰吾不識申屠君謝不見駟乃造其廬執禮甚恭冕始見之居歲餘投書謝駟東游吳浮江上潛嶽遂北至燕秦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愚人也居鐘樓街冕知之一日素騎過冕、揖之坐不問名姓忽曰公非任鐘樓街者耶曰然冕更不與語素出或問客為誰笑曰此不危太僕也吾嘗誦其文有說氣今觀其人舉止亦然冕善詩通篆籀始用花乳石刻作印尤長畫梅以臘脂作沒骨體燕

京貴人爭求畫乃以一幅張屏間題詩其上語含諷刺人欲執之冕覺乃亟歸謂友曰黃河北流天下且大亂矣携妻孥隱會稽之九里山號煮石山農命其居曰竹齋題其舟曰浮萍軒自放鑑湖之曲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山居人奔竄冕不為動兵執之與俱見大海大海延問策冕曰越人秉義不可以犯若為義誰敢不服若為非義誰則非敵太祖聞其名授以諮議叅軍而冕死矣

朱彞尊曰當元之季多逸民冕其一也自宋文憲傳出世皆以叅軍目之冕亦何嘗一日叅軍事哉讀徐顯俾史集傳冕蓋不降其志以死者也因別為傳上之史館冀編纂者擇焉

文淵閣大學士錢公傳

錢龍錫字稚文別字機山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遷春坊諭德歷詹事府少詹事掌南院禮部侍郎魏忠賢亂政削奪去官莊烈愍皇帝即位以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召既至進太子大保文淵閣大學士帝命定附逆諸臣案謂曰忠賢一豎何能為皆外廷力為諂附至此指黃羅囊示之曰此皆媚奄人實跡也龍錫遂取囊中章疏分罪重輕凡六等又慮獲罪者不明所罪之實或滋籲辯因請于諸臣姓名下各注所犯服其心逆案乃定袁崇煥之經略遼東也入見帝大言期以五年奏功能錫疑焉退而詰之曰子古魯且何

如崇煥曰不外東江關寧兩路進兵爾東江者島帥毛文龍也曰合關寧實地而問海道何也崇煥對曰譬如奕然局有四子東江其一也可則用之不可則有以處之二年五月崇煥行邊至雙島誘文龍至以餉金十萬犒其師自與文龍登舟相視山海形勢即舟中斬之上疏數其十二罪當死且云入其軍斬其帥古人之事臣饒為之臣出京時曾語閣臣龍錫失當是時文龍擁兵自擅有跋扈聲崇煥一旦除之帝不之罪龍錫亦不置辯也其冬太安口失事京師被圍或言崇煥之殺文龍陰為主疑地者會崇煥援師至求入見帝愈疑之尋有旨繼城以入下獄訊叛狀於是御史高捷劾龍錫與崇煥同謀龍錫疏請避位

遂致仕去明年八月崇煥既誅御史史堃論龍錫罪逮入詔獄
論斬有司設廠於西市將用夏言故事既而緩決四年正月左
中允黃道周起自田間為白其寃疏曰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
重譴者九人矣古者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或
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為引痛比者逮繫舊輔臣龍錫銀錙桎梏
對簿法庭搶首獄吏此書傳以來所未之見也况疆場事最難
言矣一彼一此勝負何常閣臣坐綸扉遙度邊計不知能否成
敗一旦坐誅後之閣臣必踟躕顧盼不敢以邊事自任且今邊
帥得以罪誅閣臣後之邊帥有事必撫閣臣單詞隻語為口實
巷議謬悠謂殺龍錫為文龍報仇物情如此則邊將必驕邊

將志驕則閣臣摧絀為政府異日開陷阱不可也當堯盛時岳
牧舉鯨貽禍滔天然放殛之餘未聞岳牧係儼頌臯陶之聰也
陛下即欲威柄獨運亦何忍公孤就戮令四方傳者謂天朝獄
吏甚貴士紳甚賤乎奏入帝切責之謫其官至五月天旱給事
中劉斯球又以請始釋龍錫于獄成定海衛戍九年得旨歸里
崇禎十七年九月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祁彪佳上言于福
王曰伏見舊輔臣錢龍錫削奪為民正值崔魏亂政之時迨先
帝嗣服起自廢籍進參機務著公忠之譽繼因袁崇煥斬師一
事為史堃等所誣衆論無不寃之夫以輔弼大臣於督撫陞辭
之日體訪諮詢亦其職爾若聞外生殺轉移呼吸先期豈能遙

制如以一時問答之單辭指為罪案將來帷幄之臣誰敢為國
家咨訪一官有任一事者此先帝解網于始減罪于終也至其
屏居成所絕無怨尤居鄉之日門庭肅清尤大臣所不多見者
且勅有司具禮存問以優先帝簪履之遺者也旋以病卒于家
所著有疏餘存藁

論曰當崇禎初戶部再疏請裁島餉龍錫獨言毛文龍以本折
百萬之餉遞減至三十五萬不可更裁請如數與之則龍錫未
嘗排抑文龍可見也惟是逆案一定黨人之怨刺骨禍機一發
幾救其身可畏哉觀乎黃道周祁彪佳之所陳亦可信其無罪
矣

巡撫右副都御史蘇公傳

蘇公弘祖字啓光別字耀我奉天遼陽州人崇德三年中鄉試
第二人除戶部啓心郎六年再考績皆最勅授拖沙喇哈番
太宗知其廉特賜奴婢十人田二百畝并以耕牛給之屢遇
覃恩歷遷三等阿達哈、番順治元年從

世祖章皇帝入關出為河南布政使司右叅政分守河北道駐
磁州又攝驛傳糧儲及按察司印務時疆宇初闢民心未固寇
黨王名貴詐稱催糧至州公詰其奸馘之馮三友者倡白蓮邪
教廢將王世鏜謀為內應公盤獲伏誅安陽人魏傳自言泰山
神降以妖惑眾公立捕治又搜捕巨盜王學勤等數百人大名

樊昌內黃耿小渠邯鄲喬光山西王自孫遠近為寇公皆以策
捕獲會王師入秦蜀集車牛載大礮芻麥糧糧相接于道而民
不知擾州西北舊有渠置牒二引溢陽水溉田歲遠勿治公濬
之輝縣城過積雨崩公率民葺治五日而成三年陞山東布政
司右布政使攝分守濟南道又攝督糧道事時淄川為賊所踞
公亟馳至圍其城書檄縛矢射賊中賊黨散乃就禽偽國公李
化鯨叛殺兗西道黃登孝曹州曹縣相繼陷公將步卒二百五
十人往攝道事招降叛卒六百人出奇兵敗賊九戰皆勝生擒
賊師崔奎初起龍等偽伯張有才率馬步兵數千豎靈梯攻城
公預伏鄉兵于演武場躬督守卒登陴施礮石梯折賊遁伏兵
皆發迫襲之擒其帥賈應節斬天顏城得以金五年遷陝西布
政司左布政使公抵西安賀珍圍南解勢方張叛師王永強躡
延綏河西徇米喇印陷甘肅破涼州未幾姜瓖反大同延及河
東閩中震驚公握筭量籌三標七鎮八旗諸路轉輸未嘗少置
而又釐草宿弊吏不敢為奸八年受階通奉大夫贈祖父如其
官廕一子入監讀書十年坐注考屬官互異降二級補福建布
政司左叅政分守福寧道降偽將柯球楊興翁進等走郭爾隆
于小嶼毀其城寇陷閩安鎮逼烏龍江公往援得解兵後苦疫
公為粥于路以食餓者民貧鬻子女者捐俸錢贖之歲大旱步
禱輒雨莆人歌之曰蘇公雨云十三年擢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建言以正人心振國紀為先務潔廉方正庶僚肅然十五年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等處贛州當李成棟攻掠之後敝劫
不能支公至課農桑崇儉樸令郡縣舉齒德兼者為約長刊布
鐸書朔望躬宣諭之佑容下上十八灘多被劫公自南安至萬
安分兵十九撥遇警追捕遠近帖然鄭成功犯江寧公亟遣副
將孔國治將兵三千出援抵南昌成功已遁而浮梁寇陳九思
為亂國治擊走之雩都虎山宿為賊踞公遣叅將洪起元授以
方略戰屢捷擒其帥李玉庭於均竹坪謝上達者自稱平粵侯
建若平遠之五指石長寧曹子布等潛與相結公合兵破其砦
并獲子布戮之蕭來儀聚眾廣昌踞羊石觀音滴水五仙諸砦

鑄錢造兵器陳瑞寰等應之公授機宜于游擊王把什次第撲
滅而其餘黨周風邊謝士理等復為亂公命游擊吳松張漢鼎
剿之俘獲甚眾降者八十八人寇既平公乃相度險隘一十三
處各建營房以兵弁分駐學宮圯為重建兼葺城垣使固焉吉
安木飢公檄湖西道運米三千石以賑全活者數萬人兵間有
俘獲婦女必還之獄有寃必平之其惠績有不勝書者矢公以
積勞成疾康熙元年以原官致仕二年四月卒賜祭葬如禮
所著有經世名言撫度草行于世朱彝尊曰當
世祖革命之後一時督撫大臣陝西則益公喬芳浙江則張公
存仁閩廣則李公率泰南贛則蘇公弘祖皆名世之選匪直功

在定亂而已其保護士類振興教化有武事不齊以文尤人之
所難能也諸公之澤或在一方蘇公則教歷四國故其所施特
遠公之子良嗣知杭州府以廉節自勵屬予為公作傳乃撫其
治績上之史館焉

雪松老人傳

雪松老人姓張氏名繼倫青州安丘人生時父夢葡萄蔓延于
庭子之曰漢荀後更字學海幼孤讀書甚敏補縣學生貢入國
子監崇禎三年秋省試主司得其文賞擊不已以多奇字列之
副榜遇恩例吏部注擬當知縣事不就老人工行草書善畫墨
竹築室成取古鼎古舟壘爵觚敦斝金盃之屬圖諸壁蘆簾帶

閣積書其中客來飲以酒暇則鼓琴賦詩旁精醫卜以學惟不
信浮屠巫覡不樂聲伎及燕嬉之具家誠嚴肅事親孝友于兄
弟性好施與每出錢穀振貧人媼鄰有喪奠婚嫁事輒資其空
乏孝自成陷京師山東盜起老人佐有司治捍禦具登陴以守
城獲全遇流亡者收卹之亂定遣歸其家有鬻女子于門者資以
錢得不鬻賈自遠方來糶粟安丘茲民紹焉將發視之則砂礫
居半賈大困老人白于官給以原直去當明之季山東教文章
行義者推安丘三張三張者老人有兄嗣倫及其弟緒倫也嗣
倫萬曆四十年舉人緒倫崇禎四年進士官湖廣道監察御史
朱彛尊曰余嘗過安丘雒水之東高柯莊雪松老人居在焉既

而其子翰林院孔目貞與余同以宏詞薦貞持母喪不果試未
幾以其先人墓誌世譜乞余作傳五至而請益勤且曰天下寧
有忍忘其親之子哉不忍忘親則思所以不朽其親苟非子姓
自述行業又無由悉貞孤也早先人懿行不及見者多矣雖言
之不詳而不敢出于不信深懼拂乎先人好直惡佞之心也貞
之言殆可信已乃撮以為傳貞蓋將伐石刻于墓焉

碑

大同府新建財神祠碑

財神之職不稽于祀典其得祠而祀之者前戶部右侍郎今山
西按察司副建曹公從民志也古昔盛時君卿大夫所以養民
水火金木土穀之時正德利用厚生之節脩和于上阜成于下
蓋惟善人是富又董其不善而勸之以善故其祝史之文下有
純嘏保艾之辭上所期于下者倉箱坻京黍稷稻粱之外亦曰
穀我士女未有以貨寶致祈於神者迨世既降先王養民之善
政盡失君卿大夫不能操財用之權而刀錐子母之利拿者或
以富善者或以空乏天下之人求其故不得以為必有神焉司

之則財神之祀民其亦有不得已者與大同之隸山西在鴈門
以北其地沙磧其泉醜其山童其居土屋其人日再食無田桑
之饒陶埴之利又多凶旱水溢之苦 貧特甚懼神之不饗于
是也相與率私錢治其祠于南關之內三皇廟之旁僧徒之寮
鐘鼓之樓無不畢治工既成且欲其本末公顧予曰子曷為我
記之予惟先王所以教民美報者山林川谷丘陵下至坊廡郵
表畷與夫馬蠶貓虎之屬苟利于民有其舉之莫敢或廢况夫
效財用于天地者哉若夫生財之道未有不本乎勤者故曰民
生在勤、則不匱苟志于勤則室家婦子罔不勤而財之用舒
苟安于惰則室家婦子罔不惰而財之用日以絀鬼神之依龜
筮之從在民先定其志而已往時三雲水旱之仍兵師扎痛之
後民之弊劫已極今年既順成民樂其業商旅之往來各得其
所非神之所綏乎洪範之三曰農用八政先之以食貨者財也
次之以祀者蓋言報也然則財神之得祀又安可誣哉公曰善
夫子之言爰勤于石諏吉日拜祠下作神絃之曲俾工歌以樂
神曰
我牲之陳兮我醴之持維神司職兮畢昴之疆黃金為車兮瑤
象為駕風與雲其離合兮紛總、而來下使爾多財兮及此下
民自今伊始兮罔或不勤歲功无成兮昆蟲毋作詔我後之人
兮報祀有恪

重修泰安州東嶽廟碑

禮山川之祀以望其既祭也則以牲玉瘞而縣之於林沉於水
未有升高祀者其後易壇壝為廟而五嶽皆於山下怕山祠上
曲陽遠在數百里外猶不失古望祀之義焉東嶽廟在泰安州
治西北隅是嶽之南麓前三門、三塗樓峙其前神之居在五
重端冕秉圭一如帝者之儀議者謂五嶽秩視三公然周禮有
兆五帝之文宰五行配五色後蓋分祀五方而青帝得祀于岱
章服之盛非僭也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爾雅釋山曰河
東岱應劭曰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
長相傳神掌死生之籍故曰齊度游四方各登泰山籙蓋自九
皇六十四民以來秩祀不改彼蒿華恒霍持廟祀一方而已神
則祠宇遍天下生民之奔走咸福者疑神崇標峻極是處由是
山排嶽頂各飾神祠金碧焜煌拉松栝之表至州城之廟載諸
祀典祈報者或未之通焉惟

朝廷有大典禮持命使臣祠告外則州之有司春秋致祭一灑
掃而已廟以是久不治嗚呼抑知百神受

天子職况祠宮祀典所載乃其所以憑依也與

皇帝踐位之六年躬攬大政告于海內名山大川爰命秘書院
學士宛平劉公脩岱宗之祀使旋尋奉命撫東土既至檄知
州事林君脩治於是三司以下靡不率錢為助采大木于江淮

由運河輦于廟明年竣事城之雉堞殿之垣墉戶之棖樞土者
為臺木者為榭鼓鐘之樓齊福之所采廟梁楹瓦甍果思莫不
畢治穹碑斷碣踣者復立鬼物青紅夾門左右州之男女遠方
之人咸來覽觀小火稽首爰隴貞石以書歲月公授簡彛尊曰
斯文也非子不可彛尊伏念岱宗為先王省方之地觀民設教
於是乎在有孚顛若惟神是依治神人以和上下建神示以保
邦國觀化之理一也萬物出乎震妙萬物者莫如神天地之盛
德仁氣備焉神之靈爽既妥百物以諧四時以序協乎先王望
祀之義將遐邇之祈報者不于彼而于此焉庶無戾于古矣乃

作詩曰

萬彙之生孰秉其權陰陽相代有化必遷巖喬嶽善氣所宣
降婁之纒天柱左海群山是宗莫之與等惟神司職克配真宰
陳書于虞攷禮于周魯公三望紀于春秋百王之祀豈其崇丘
嗟世之人不稽祀典鍵此重扃巒磴是踐神房寢地覆之苔蘚
穆：

天子既親萬幾使告于岱誕及海沂親臣代祀叩神之扉帝有
恩言麥撫青社小東大東綏此勞瘁有淑者旂有擊者馬乃巡
于野乃舍于郊乃諏司收受暨庶寮浮木于江斲石于整公來
奉符五宿山麓新門有伉四阿重屋亦有寢宮陳其牲王有倉
者璧帝睟其容百靈來會爾侯爾公奕奕者廟神罔時恫鬱

唐魏九一漢栢樹以豐碑昭神之德使山如礪報祀不忒
通州西倉增福神祠碑

漕天下之粟達京師儲四之一於通州設西南中三倉貯之列
厥五百二十有奇計納米二百萬斛領以戶部分司四員而西
倉所貯居半爰立廟其處以祀神云按漢書天文志胃為天倉
其南眾星曰層積石氏星經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南四
星天庾積厨粟之所天囷十三星主御糧晉志天囷十三星在
胃南為倉廩之屬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層春秋所謂御廩
也倉庾之象上麗乎天_之之垂象非一宿斯王者之層積亦非
一區粟入之藏用以備九年之儲六軍百職匪頌調賜稍食於

是焉給出納之有其數車管米粟之有其辨非特藉人事之謹
而已相因而_不紅腐長滿而無耗實惟神焉相之神之號未詳
乎典祀攷春秋佐助期天廩倉神明均名然則今之所祀將毋
是與曰增福者從其舊也蓋自明永樂中通政使李暹請于朝
始進今甲太倉之神每歲二八月諏吉日遣戶部宮致祭則分
司之在通州者得祭于神禮也廟自萬曆十一年脩葺之後歲
久不治分司丁君偕同官茲土者共率私錢治之落時張扶筥
甌采廟神像几筵一新其舊工既畢請余文紀其歲月余惟今
之仕者恒汲、日前之務至于展禮事禋可以垂之久遠或反
哂其迂濶而莫之助君獨能於文法尋尺之外庇工以召神廟

非果于從政者與而諸君子又能協恭一心以勸其成凡此皆其可書者也用刊之石無為歌詩以妥侑焉辭曰

通路之亭兮萬斛之舟大車檻、兮服以兩牛如坻如京兮屹如山立我倉既盈兮度支是給神之舍兮降婁之南隣晷麗冒兮天街式臨贊之豐功兮積以不涸下無竄鼠兮上無啁雀神之來兮委蛇帶禾九穗兮孽麥兩岐神之去兮惚恍播八穀兮雲之山我祈兮倉箱我報兮酒漿效牲兮薦脂陳鼓笛兮滿林頌神之麻兮飽神之德降福孔多兮綏我環極

提督浙江學院翰林院檢討顏君清德碑

翰林院檢討曲阜顏君光徵學子山為復聖顏子六十七世孫中

康熙二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除今官三十二年秋典浙江鄉

試還

天子命提督浙江學政近例學院以翰苑兼坊局銜者充之君以史官

特簡異數也士三年大比浙東西就試者至萬餘人主司之不公士且攢譏竦誚有裂榜命而以毛磔擊其後者矣君來榜既放雖見抑者無怨及聞君再至交以手加額君亦柱絕干請惟真才之拔擢克循祖父忠孝之門風入稟太夫人之訓焚膏點筆靡間晨暮席門甕牖韋帶糾履之士悉甄綜無遺才飯糲茹藿甘之如飴士皆鼓舞自奮而君斯瘁矣今年春君當復

命全浙之士惜君之去而不能留也乃謀述君之德於貞石以傳諸不朽而嘉興為君駐節之地龍石居先焉碑當勒文僉以請於予曰惟君之試士去勦說明正學校寒微百千人譽之不以喜百千人毀之不為動是豈藉碑之辭以為重哉雖然碑以述德抒情其來古矣尤莫盛于東溪之世當時諸生服義處士好學門生門童弟子故吏故民議民及門下佐徃率私錢共表其德善功烈若楊震陳球劉寬馮緄度尚孔佃之徒史傳所未具詳者每賴碑存用補史氏之闕焉君年方壯又遭遇聖主入且論思爰立將來國史所紀特書其大者則於視學本末或反畧焉勿詳此碑之不可以已也昔者復聖躬克己復禮

之學至于拳服膺欲罷不能而微其所得則存乎筆墨陋巷不改其樂是公之潔以自持誠以造士正復聖之所得者然周子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程叔子曰學孔子者學顏子而已君之學即顏子之學諸生既得顏子而師之言顏子之言行顏子之行是公去而服其教者長存雖百世可矣

誥封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新城王公墓碑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新城王先生士禎其在太學教胄子會雲南平推

恩封其父為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祭酒公歿先生哀慕不已既井椁矣謀伐石表諸墓古之葬令曰五品以上立碑降五品

立碣祭酒秩四品得立碑螭首龜趺崇九尺乃屬秀水朱彞尊
為之辭公諱與數字欽文別字巨廬自其始祖貴從諸城徙新
城曾祖考重光貴州布政司叅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少師兼
太子太師兵部尚書祖考之垣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再贈
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考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
妣張泮人公事親孝從兄敬合族人以睦訓子以嚴其為學博
而有要其為文駢而麗其為詩取自寫懷抱而已有作未嘗編
錄曰吾詩如絃之有音絃停音斯寂矣留此何為故其詩流傳
蓋寡王氏之先世植槐于門夢神人以冠簪笏囊分布枝上其
後族繁以大公之祖父世父叔父仲兄暨族第弟子姓舉鄉會

試者數十人皆有名位公少有文譽獨屢試不過僅貢入大學
未謁選人而歸然平生不有坎坷之歎怨尤天人之言及教具
四子三成進士公里居益退然自不歲修曾祖王父志勤祠生
祀事惟謹命工繪厥考平生事蹟為圖二十有四并作家誡以
示諸孫勗以儉勤為本既喪耜室無侍妾暇同隱君子徐夜游
見者目為老經生不知其封秩大夫也公卒時子吏部考功清
吏司員外郎士祿進士士祐已先歿惟仲子貢生士禧及詹事
先生存女四人壻劉倬張璽畢盛肩趙作肅孫男女各一十二
人曾孫男七人女一十一人元孫二人公之葬也在新城縣某
鄉某原系之詩曰

孔氏之門有顏子淵子曰庶乎吾附日親在漢黃憲墮然處順
道周世全見者交讚公生海右二賢同科言論風旨傳不在多
觀其事親孝乎惟孝則友其兄鄉黨是做兄合之人門內嘻
公之治家肅且有儀貴則易交賤不我覲惟公譚讌勿遺故舊
若考作室而子以堂若考敷菑子乃坻倉既揚其名終顯其秩
養不為儉年不為嗇徹惟于室卜葬于原無有近悔無有後艱
有括有松有粉有擯銘藏諸幽碑示觀者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公神道碑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二月

孝莊文皇后崩公卿在籍者同輓畢赴於時通議大夫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荆山徐公見星而奔明年二月哭臨于宮門之外

旋寢疾三月口卒于邸舍年六十

天子謂公盡瘁可憫許馳驛送歸

遣江南布政司官

諭祭及葬是年十有一月卜幽宅于瀟湖之濱既葬公子永寧

永宣以碑文為請彛尊曩與公同

朝知公德善行義不敢以不文辭公江南人先世自江陰徙武
進曾祖天麟不仕祖秉忠同知夔州事贈通議大夫通政司左
通政考賜充鄉飲酒大賓封通議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妣白
太淑人公諱元珙字輯五荆山其別字也年二十補學官弟子

以明經貢入大學順治十一年舉順大鄉試明年會試中式
賜進士出身除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庶獄明允典廣西鄉
試士服其識照還以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建寧際開海未靖
土人或依山為砦反側不安公偵得其寔誅凶渠盡釋餘黨衆
乃散尋移山西布政司叅議分守潞安丁母憂服除以原官分
守口北道時宣鎮未立府縣止同知府事一人治事兵氏一相
閑則戴甲而諱公至和調將士嚴斥塚增亭障葺城垣修學宮
邊境晏然會雲貴變起

王師征討不庭軍中需馬急公出家所有田租錢首買馬資騎
戰

天子嘉獎命從優議叙踰年擢光祿寺少卿牲牲漿盛譙亭犒
勞躬視滌濯旬稽惟謹遷太僕寺少卿馬政畢修進通政使出
納惟允轉太常寺卿遇大饗祀奉香執帛行步中規矩升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夙夜在公振綱肅紀祀典岳瀆之祭北海廣澤
王望瘞之禮唐於沼州宋於孟州公上言東西南北當以天子
建都之地為準北海之祀宜於山海關迤北近海之地疏入報
可尋念親老陳情乞歸、而父先卒居喪盡哀毀且瘠蓋公性
至孝愛慕父母不異孺子友同產兄弟通家財治喪紀教子姓
有家法里居遇懿親隣比謙恭和易未嘗以貴驕人檢束僮僕
不與戶外一事而能分人之憂為善日不足服官三十餘年不

喜躡進以勤慎自勵故始終結
主知凡

覃恩者三加級者五侍

讌乾清宮從游

西苑拜白金文綺之

賜而又祭葬以禮可謂生榮死哀也已公娶白氏太保康敏公
六世孫贈淑人繼娶潘氏封淑人子永寧康熙二十年舉人候
補中行評博永定國子監生永宣歲貢生永定早卒永寧永宣
均好學有文女長嫁楊玉次嫁李肇白次嫁潘東觀次嫁方辰
次嫁席永恪次許字莊口嗚呼御史臺於古為副相三獨坐百

寮之師闕然後補之否然後明之不專以言責為務也後世居
是官者徃、藉繩紆之權以報恩怨黨其同焉者而伐其異私
以為公評以為直又或伺君相之愛憎附之以毀譽諍臣若是
豈社稷之福哉公於廷議侃、無隱及條奏輒焚其草庶幾合
乎小雅所云靖共爾位者與是難能也迺作詩曰
徐望十門業高楚蘭陵產譽髦舉南宮領西曹內迴翔外敷歷
屏甌閩翰潞澤藩上谷無震仄卿士月存升華主祿勳收馬羸
作納言允柔嘉陟奉常典三禮副、相長柱史秉吉直肅經紀
惟北海百谷王濟同祀神何饗公建議徙冀方進有循退以義
孝于親友弟弟用推仁及戚懿公之度其有容責人薄少詆攻

持大體異小忠公之才洵卓犖消龍萌人罔覺徵其清激者獨
公而在吾得朋公也逝孰典型御靈輻歸林垌瀟湖漬筮得宅
望鵝墩表鶴石宜子孫遠泉脉樹松相榆梓扮百世下碑長存
思公德視此文

志銘

太保孟忠毅公墓誌銘

太保孟忠毅公薨歸葬於京西蔡公莊之東歲在庚午其子熊
弼請予補誌其墓刻銘於家廟之室於是公薨三十有七年矣
公之德善功烈紀諸史冊無俟誌銘而後顯乃予讀公奏疏竊
恐史氏未載其詳而訐謨偉畧不盡傳于天下不可以不銘也
公諱喬芳字心亭永平人誥授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
軍務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
阿思哈宜哈番加贈太保謚忠毅其先世其徐州人以靖難立
功世襲東勝衛指揮同知祖延勳考國用皆贈如公官祖妣張

氏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幼負大志不
羈偉岸善騎射能以一矢墮雙雁

太宗文皇帝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壯其貌與語奇之引置左右官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
牛錄事使定律例從征大凌河錦州松山寧遠朝鮮屢著戰功
順治元年李自成自山海關戰敗西遁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命公帥師追之由畿南下河北踰太行
定分路拔太原遂渡河入關下延安畧定慶陽平涼所至秋毫
無犯

世祖嘉其績命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三

邊軍務當是時自成棄關中走張獻忠尚據蜀民情未定妖賊

胡守龍自號聖公稱元清先謀為變叛寇賀珍連兵十萬攻西

安李鷓子陷同州武大定踞固原孫守法嘯聚興安劉二虎出

沒漢中胡向宸負固黑水峪關以西群盜塞路馬德賀弘器李

明義未國軫折自明諸賊叛服不常各擁衆數萬為害公廣招

徠布恩信散奸黨峙糗糧簡將帥分道出奇掩擊梟守龍於市

追軫及於永壽蹴之漢中擊走二虎大定誅向宸於板橋南山

斬守法於藥箭訾戮德於河兕平降自明於青甯砦擒弘器於

安家川俘明義縛國軫前後百餘戰斬馘無算降者一十七萬

餘人又陝西多狃種河西尤甚五年夏四月群狃煽惑米喇印

丁國棟聚衆反陷甘肅破涼州莊浪蘭岷臨洮所至響應關中
大震而鞏昌獨攻城未克公疾馳救援賊敗走乘勝遣張勇復
臨洮馬寧由上路趨內官營破之趙公瑞由南路至梅川賊迎
敵奔潰而梅川去岷州五里左山右河道險隘賊據守堅甚光
瑞誘之出戰大破之遂復岷州張勇由中路一敗之官堡再敗
之馬韓山三敗之二崖洞於是刺印國棟合兵守蘭州公督瑞
漢精銳徑薄蘭州俾協勦戶部侍郎額色暨張勇為前鋒賊出
大戰良久公令勇襲破其城賊大敗焚浮橋遁而王胤久馬寧
亦破賊金縣會兵蘭州時朝議大出師會勦公上奏曰叛狃為
徒雖繁然烏合易散臣已大破之臨鞏城堡盡復其伎已窮進
取河西甘鎮計日可復且臣民力已竭大兵復臨供應難復支
又西寧祁廷諫李天俞莊浪魯典皆未肯為賊下今廷諫子興
周赴臣軍已令其糾各族協捕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必能奏
績若曠延時日以俟大軍不惟坐糜糧芻且使賊得合餘燼自
脩而廷諫等亦懈失機長寇非計也

朝廷乃止遂督兵渡河遊擊張三耀斬喇印於古城衆遂北至
甘州時夜二鼓公曰賊必出襲我乃設伏以待而張燈彈琵琶
酣飲歌聲徹柵外賊果出遇伏悉擒之遂圍城月餘平之丁國
棟竄肅州立土倫大為王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番附之
據城固守而山西大同降將姜瓖反遠近震懾其黨虞印韓昭

宣帝平陽號二十八萬此六年秋七月也

世祖遣兵進攻大同命公引兵赴援公留馬寧圍肅馳赴潼關賊兵拒河守公佯置巨艦於上流伐鼓揚旗作欲渡狀而夜率師從下流徑渡急擊之賊勢披靡戰且走四十餘里比明抵蒲州賊出城迎敵公督將士力戰殺賊七千餘人賊棄城遁遣將復臨晉榮河猗氏鮮州共斬首二萬有奇乃令兵圍運城破賊党讖焉遂定平陽而馬寧以十一月破肅州殺土倫太國棟就擒河西亦平七年晉兵部尚書八年定河南何柴山之亂又擒廷慶巨盜劉宏才於是全陝盜賊叛孽俱盡陝西自罹寇禍戶口消耗荆棘彌望乃荒田之糧盡責之來凶之戶百姓苦

之公力陳其害請蠲久之始聽蠲其絕戶而有主荒田仍自七年起徵公復奏曰所云有主者皆貧氓耳傭作糊口以延旦夕欲其開墾納賦斷不能也且未有六年不能墾七年即能者莫欲藉此為兵餉責有司追呼笮子遺力不能支必至相率逃徙誠恐有主之田轉為無主將來餉缺愈多矣時有司考成急催科公又請以戶之增減田之荒闢為殿最使知愛廉撫綏其倦民瘼如此先是二年公至奉即以奇兵入龍安為圖張獻忠取蜀之計後

朝廷以重兵屯漢中秦中轉輸艱苦九年取成都即請屯田而廷議退兵漢中乃力請駐保寧為漢中藩籬屯田廣元昭化

之間戰可制勝守可固圉兵食有賴不苦轉輸則規取全蜀無
難從之於是秦運始抒而蜀地以次就平既又上疏曰秦省自
明季寇變以來田畝荒蕪今雖屢詔開墾而雇戶未集耕耨無
人餉仰裕於大農非久遠計也惟屯田可足食強兵而弭盜安
民亦於是乎在

上深嘉之因舉白士麟郭之培領其事而以高應選等八人分
理於是兵屯民屯並興歲得穀數萬斛十年後蕩平紫陽孫守
金自此民漸復業而閬中晏然矣公為人精敏沉毅善料敵諸
將稟方略輒致勝又知人善用爽豁無嫌猜人樂為之效死
其章疏皆剴切條貫千里外如面陳故有請必從當蜀未定上

言曰四川一日未復臣心一日未安

世祖喜曰若封疆大臣盡皆如此朕復何慮蓋君臣交孚若是
是以所向奏功初公屢疏入朝

優詔不允九年復請許之

陛見慰勞備至

賜內廐馬二命從馳道出以寵異之又

賜帽靴弓刀加太子太保

命還秦既又命兼督四川而公以積勞成疾乞休慰留不許疾
篤復乞骸骨乃加少保

命馳驛還未至而公薨十一年正月元日子時也

世祖聞之震悼極至遣大臣酌酒

諭祭三壇錫碑文存問其妻子

賜第一區白金千兩公生於明萬曆乙未二月五日年六十配
卜氏艾氏王氏贈封一品夫人子三熊臣知汀州府事熊飛監
察御史熊弼嚴世職阿思哈尼哈番

予告光祿大夫孫九人續祖康熙丙辰進士大理寺評事繼祖
刑部筆帖式綿祖國學生繹祖襲阿思哈尼哈番繩祖連州知
州繡祖綸祖國子監生維祖襲阿思哈尼哈番絃祖孫五人以
怕以忱以恒以惇以恪嗚呼公督秦十年外詰戎兵內定經制
撫循百姓廣收名將為腹心以二十餘年盜賊充斥荒殘流莩

之鄉復使昇平樂業屹然為中原保障

朝廷無西顧憂人皆知公之功在秦不知河東之亂非公不能
定取蜀之策非公屯田不能有成然則公不徒出秦民於湯火
而已晉與蜀咸受其賜焉公之功顧不偉與銘曰

神龍之奮雲則從之誕作霖雨以拯有黎桓孟公萬夫之特
早事

太宗宣勞肇域

世祖受命師入隃關公躡殘寇渡河而西

帝哀秦民仇離疾苦俾公建牙節制文武兌渠在蜀倡亂孔多
潛狙乳獸爭磨其牙公遇將士披豁心曲昧者必攻降者弗戮

如帶斯結解之以觸如髮斯通理之用冕盪寇河東有戰必克
蒲坂既收解梁乃服曩者秦俗壤地荒蕪吏患追呼民困轉輸
征徭克緩毛務畢舉有畎有溝有木有黍既策王功載懋民庸
君子來朝謁

帝於宮何以予之衣裳在笥又何予之弓刀是佩天馬既秣
帝曰汝騎出從馳道異數則希公之勲伐莫之與等公之善慶
施於孫子公薨卜窆未納銘詩藏諸廟室亦古是師我作此辭
紀公之寶片石既刊百世有述

靖南王墓誌銘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靖南王既薨三十年

天子命友葬於遼東於是王孫多羅額駙太子太保鎮平將軍
昭忠自福州護其遺骸以北葬有日矣和碩額駙太子太保聚
忠請為文誌其墓按王自登州航海攜軍民械器歸

太宗文皇帝功在州昧多不勝書具載

太宗實錄今以聚忠所能記憶者述其大略以納諸壙焉王諱
仲明字雲臺先世山東人徙益州衛生而面深墨手掌潔白如
玉軀體偉長個儻有大志疎于財多智謀以登州叅將來降
太宗嘉悅給總兵官勅印崇德元年四月冊封懷順王從攻旅
順口克之止弗屠戮從攻朝鮮擊破援師拔其城朝鮮平還治
戰艦從攻皮島取之是歲大飢斗秫白金一兩王轉粟以賑全

活島氏無美從攻松山杏山塔山中後所前屯衛王令將士屯田次第克之順治元年

世祖章皇帝治師討賊入山海關方是時賊鋒甚銳聚党十萬近戰閉門王率所部兵奮擊大破之乘勝追逐至慶都縣又破之賊軍委金帛於路以緩追者王號令夙嚴將士無利心追奔益疾躡至潼關復大破之季自成走死旋徇河南河南諸府悉下邊渡淮投揚州下江南所至功居最四年進兵湖南抵武岡擒其裒將劉肇基收湖南六年五月

世祖以金冊金印封為靖南王俾定廣東統軍作鎮南海王盡散其貲給軍士運以車井軍士咸樂附是年師次吉安府王薨于軍

世祖念王開國勲旋冊王長子繼茂襲封靖南王性純孝友受二弟宗鄙貧不能婚葬輒傾囊以助人有小德雖一飯未嘗忘報軍所至以招徠為先務圍城破軍令當屠必力諍于親王之統軍者松山之戰明總兵官王廷臣死焉王與有舊贖其屍焚而瘞之或以訐王

太宗嘉王之義勿罪也自王薨後子忠敏王函王骨載之行間始厝于廣州繼移厝福州蠻煙瘴雨之交烽燧矢石相向而遺骸得以無墜不可謂非厚幸惟

天子仁聖始終念王之功而王之精爽亦有以答之存著其魄

已顯其名卒歸葬于鄉井釣遊羽獵之場兮治之地距

太宗寢園密邇魂氣徜徉在帝左右王之靈庶無憾于泉下矣
王生于某年月日薨于某年月日其葬于盖州馬蘭峪也在某
年月日厥配贈太妃郭氏李氏祔焉竊嘗覽觀載記曩代功臣
封爵之典遠及苗裔盟以白馬信以丹書乃俄而獲罪至酹金
小過奪其侯封每致慨于報功之薄若王則紹封奕世其次尚
主為近臣或專聞於外迨王孫精忠逆命

天子猶加恩於王暨王之諸孫如故嗚呼本朝所以待開國勲
臣者厚矣凡此皆宜刻之貞石以昭垂無窮者也銘曰

維皇受祿魁將從只掣彼左海揚旂枉只歸于真人誕即戎只

申之恩紀碑造邦只爰伐三韓奠神嵩只既戡皮島松杏降只

堅城必摧帥就擒只畧地斯廣靖朔方只乃從筌宰入盧龍只

捷彼勦寇挫兇鋒只三戰及嶠盡芟礮只豫州直下淮揚衝只

水犀之甲用渡江只載平湖湘奏膚公只金符列爵懋勛庸只

帶河礪岱誓始終只南有五嶺塞未通只

皇帝曰咨汝往攻只盧矢則百鬯彤弓只元臣盡瘁次廬陵只

大星有哲隆宵中只王之偉代洵恢崇只王之深仁允鴻浴只

書有旂帛銘鼎鐘只賈

天子念功宗只宥過無大湛恩龐只

詔歸反葬卜陰宮只馬蘭之峪在桑東只樹有枌櫨松柏桐只

既安既固掩土重只百世而下視封塋只孫、子、咸靖共只
光祿大夫太子太師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文勤李公
墓誌銘

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乙巳光祿大夫太子太師戶部尚書保和
殿大學士李公以疾薨於邸第年六十訃聞

天子悼惜

詔予祭二壇遣使者賻卹如著全

賜謚曰文勤公誨爵字景霄別字坦園直隸高陽人明萬曆四
十一年進士階至光祿大夫勳左柱國爵少師兼太子太師官
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今改贈如公官諱國

措者公皇考也先贈如文敏公官今贈如公官諱知先者公祖

考也臨洮府經歷先贈如文敏公官今贈如公官諱東少者公

曾祖考也其居高陽龐口村則自先世諱平福始公生七月喪

母七歲文敏公薨執親喪哀毀盡禮順治二年舉於鄉明年成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除檢討改編修歷、春坊、中允侍講

學士遷秘書院學士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尋充經筵講官順

治十五年五月以內院大學士入閣辦事公自釋褐迴翔禁

苑十餘年致位宰輔年僅三十有四同時并研胡公由沃衛公

皆以尚書入獨公由學士超拜蓋異數也是年更定官制改工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未幾加太子太保坐票擬失悞降四級

調用公杜門引咎曰臣是不職鑄秩猶寬典也先帝臨御久知人善任亦時以恩威示不測及知公引咎狀益以公為賢居三月召復其官今

天子即位誥授光祿大夫已又改內閣仍為三院以公為內弘文院大學士是時

上方諒陰恭默輔政大臣受顧命決幾務或議事相齟齬公輒嘿然俟辨論將息徐出片言定是非票擬或未當不輕論執每於談笑間旁引曲喻令聞者心悅然後徐奪其所是而更正之

輔臣每屈意從公一時調和廷抹保護善類公之力居多八年

夏奉

詔清獄釋繫囚四十二人未減七十九人寃者得白既

而復改內三院為內閣於是公以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

吳三桂倡亂據滇黔陷蜀秦楚驛騷閩粵相繼送命察哈爾部落亦叛

天子智勇仁聖應變若神命將討不庭運籌決策雖萬里外若照燭然公受事久又

上所倚任叅預機密

天子嘗口授公起草諭統兵親藩將帥方略退食或至夜分或留宿閣中出或問以時事默不應其慎重不泄識者謂得古大臣體二十年冬海內悉定

天子乃以明年正月幾望置酒乾清宮飲讌群臣樂作公奉觴

上壽

上亦手卮酒勸公賜坐殿上依漢元封栢梁臺故事

上親賦詩公及朝士相繼和

銜製序文勒于石又明年克臺灣海外皆置吏於是公為宰輔
二十七年矣高陽去京師三百里而近公始仕至入相未遑一
請告歸省廬墓夙夜在公不懈於位卒佐

聖主平逆亂致太平可謂自任天下之重者也公久在相位凡
朝廷大典禮如持節冊立

中宮相視

山陵點

神主釋奠於先師每以屬公出則扈從入則進講主會試者三

殿試文武進士讀卷者十四 召試博學宏詞讀卷者一

充纂修監修總裁官者十一 賞賚優渥自

御書卷軸以至蟒衣貂綺金銀鞍馬上尊之屬無笑然不為私
計自奉廉儉門庭肅然無衣紵之僕餽遺者屏跡與人言音朗
朗達戶外不為促膝密語迹稍涉私輒正席改容人往必逡巡
引避去立朝風度峻整鍊習掌故持大體進退賢否賞罰一聽
於公不喜立名譽務以忠誠結

主上知其遇僚友終始無間言朝野貴賤莫有指公過失者嗚
呼是誠難能也已公少力學讀書寒暑不輟喜著述雅負藻鑿

能知人主試讀卷先後得士甚盛魁儒鉅公多出其門弟子之
衆近世罕僂關寄園于舍北自稱據梧居士吟咏其中有問業
者講論不倦旁及天文地理百家之言嘗奉

詔觀揚光選測驗日影又考驗吳明烜時憲七政二曆異同又
測念火星水星躔度往々定其乖合銖黍不爽雖專門之學莫
能難也官檢討時使閩有伴星草及閩役紀行略居京師則有
心遠堂詩集若干卷鏤板以行最後有心遠堂續集若干卷藏
于家配朱氏陝西布政司叅議國壽之女封一品夫人子男三
人其凝以蔭仕歷官戶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其恕以蔭仕歷陞
知肇慶府未行其旋尚幼女一人孫男三人女五人間考史冊

所載父子宰相代不通數人求其始終無間若文敏公與公有
非前代所易及者謹書其大端而繫之以銘非特昭李氏寵榮
用以見主聖臣良千載一遇今後之論世者有所考銘曰

仙李柯條布於中州南東西祖門才並優曰趙曰衛世在哀職
如旦有禽方尹有陟高陽之里司方發英文敏之後我公篤生
先皇則哲爰立作相我

后繼序資公翼亮公之入告謀猷必嘉公之秉機弼諧孔多盈
庭者言或非其是公析以辭易恚而喜有典有策掌故不齊公
也博通寧藉考稽謙尊而光道廣能峻廉而不劇若握瑜瑾師
僚先後廊肆共居靡有薑介一德作孚惟公勤勞夙夜匪懈開

濟區中廓清徼外

天子伐叛元老贊之四方既平元老成之昔在元和平淮者懇臣愈作詩功歸相度公之徂謝朝野告哀台衡忽圻棟幹斯摧乃度鮮原乃考幽宅銘公洪伐昭于無極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趙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武清趙公以順治十六年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戶科給事中遷兵科右給事中轉左給事中歷吏科掌印給事
中升鴻臚寺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母公自始仕至罷官凡二十年職居諫諍者一十有三年以直聲著天下其言而允行者謂江南藩司既分駐且以逋賦分責左右司又謂緝期人逃

當杜濫解之弊又謂練餉未輸者數無多當免又謂陝西山東旱蝗請酌行振窮之法緩征國賦又謂明廢藩遺產不宜刻期變價又謂近畿小民多失業田土圈撥未已請還換給之地予民又謂桃源高郵寶應既以被水蠲其漕米興化亦宜豁又謂畿輔旱當命大臣清刑獄

天子悉從之其言而未得行者謂戶部綜理財賦叛牘孔繁而八旗以田土相訐者衆請別設官審理又謂五歲一恤刑部差宜復又謂道臣整理驛傳不可懸缺又謂漕運剥船六百艘每艘給地十頃照地僉船行之既久積弊甚衆夫以六千頃地按額計之可徵銀一萬五千金莫若罷之徵其銀寧庫遇運河水

淺則催船應剝何必留此或用或不用之船以重累民為又謂
予奪大權出自朝廷通者督撫諸臣去官百姓詣闕保留以
數人之奔想豈遂可信揆之政體失宜當禁止

天子或未允或為部議所格而聞者皆服公敢言公之為庶吉
士也即分校禮闈得士為盛其官吏科遇會試武舉人充同考
官掌計典者二掌京察者一門館肅清是非多所駁正其有密
疏則焚之性孝友交遊重然諾人有善亟為稱許遇下無疾言
怒容家居倡修學宮嫻鄙有急即垂橐必稱貸應焉公卒時年
六十有二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考以公貴贈文林郎妣王
氏贈孺人配劉氏先公二十三年卒贈孺人繼娶張氏封孺人

子男四人璘康熙十六年舉人珣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候補中
書科中書舍人琮歲貢生瓚康熙二十年舉人女四人皆嫁士
族孫男八人女九人曾孫男一人公之葬劉孺人祔焉銘曰
維漸之陰古雍奴笥溝分合下直沽有原酌、澤訃、猗嗟趙
公世此居其惟吉士道山遊用拜夕即執詞頭入告之言咸有
孚升三獨坐副相俱哲人雖逝諫草留生子而才皆民譽卜云
其吉藏斯丘土周于榑妻祔夫丸、者栢蔭泉臺吾銘其幽文
不渝

通議大夫通政使司左叅議加二級柯公墓誌銘

公諱聳字素培一字岸初姓柯氏先世有仲爵者元末為慶元

路學正自莆田徙嘉興其後分置嘉善縣遂為縣人鄉飲賓曰
某公曾祖考也贈通議大夫曰某公祖考也建寧府推官贈通
議大夫曰元芳公考也母俞氏封太淑人公九齡學為文年十
二應童子試二十舉于鄉順治六年賜同進士出身知東陽縣
事以卓異舉

世祖章皇帝賜蟒衣一襲行取入京師召試

殿廷條對稱

旨授禮科給事中轉吏科右給事中尋以父喪歸服除補戶科
右給事中轉工科左給事中進兵科都給事中考滿稱職

賜表裏一襲旋請假歸假滿補工科掌印給事中今

皇帝御保和殿試言官公名在上等未幾陞鴻臚寺少卿遷光

祿寺少卿通政司右叅議轉左叅議以

皇太子冊立

覃恩進階通議大夫寔友正四品俸加二級給

誥命贈祖父如其官公念太淑人年高上疏力請歸養康熙十
五年冬還里以十八年正月壬戌卒于家享年六十配淑人吳
氏公有子十六人男六人崇樸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弘本國子
監生早卒維楨中康熙十四年鄉試用楫樹滋俱國子監生鄧
枝候補主事女十人俱適士族孫十有七人男十人女七人公
形貌豐偉修眉廣額腰腹大十圍每出四輿夫不能勝行十步

外必更易馬絕有力者騎未一里輒流汗然入朝奏事趨步與
性瘦者等其容色凜然不可犯而遇客甚和性孝友居父喪號
踊若孺子事太淑人克盡子職營別業郊西日霽園蒔花木疏
泉種魚暇奉太淑人以遊其在第宅雖夜分歸必侍立榻前族
姓貧者推太淑人意所欲厚分困粟橐金無倦同懷弟天過時
悲戚朋好適從對韋布歡然話疇昔未嘗以貴陵人工文章洋
洋灑灑不屑蹈襲分較鄉會試所取皆名士其知縣事凡六年
東陽多寇出沒西山中公始至適南漳告變有請公避居山寨
者公曰守土之官與城存亡妻子寧足計耶乃整卒伍練里甲
飭守械賊不敢犯縣境甚廣兵後鮮民居公設條教勸之耕桑未

期年雁戶漸集時大軍駐襄陽芻粟之徵較歲課且倍公撫恤
勸輸並行里井獲晏如又檄造戰艦縣多童山舟楫不通亦無
大木可采公請于臺司助工費于宜城民以無困孟應學者四
川歸順總兵官道出襄陽當事利其貨竟以危法斃之遺家口
數十人悉繫之獄公為申理得釋縣民自鬻者沒身及子孫維
尊親不顧書其券曰脫骨約公為嚴禁取境內舊券焚之悉復
其身暇日葺學宮課諸生申孝悌姍睦之訓土俗為之一變其
入為給事中凡二十年前後條奏凡五十七疏最著者請以方
孝孺從祀孔廟又謂春秋經義不當以脫母傳題試士闈中墨
卷宜寬限字舊例以展士子之長又謂明季積習屬官著錄梅

門生假執贖為行賄之徑請行禁止他若見襄陽供億之苦則以額外不堪派徵為言見揚州以北流民昏墊則以告聞吳江大水田廬沒湮知縣匿不以報猶催科不已則慷慨具疏有詔蠲一歲田租吳江之民肖像祀焉蓋公所言多經久之畫往徃者為余其或言之未行需之旬月而

詔旨下又若與公言符合者至其由鴻臚少卿歷通政叅議在公夙夜小心出納務持大體朝野咸以公輔期之乃未老以歿可悲也已公之卒也崇樸維楨以博學宏詞被薦在京師聞公訃見星而奔將葬崇樸以狀來請銘曰
豐其軀入朝則趨愔愔者職也肅其容遇士必恭謙者德也入孝于親出忠于君行可式也訐謨孔嘉膏澤斯多言可別也以年指使以官膺仕遇不為嗇也多子而才慶則有餘胎學則有術也相厥幽墟近甌川之居遠泉脉也齊屋臨封刻珉於中表遺直也

小譚大夫墓誌銘

小譚大夫吉璉諱舟石字嘉興人以祖父嘗為大夫既仕以小譚大夫自別大夫之租諱昌言山東布政司叅政贈太僕寺卿父則五經進士諱貞良也母宜人朱氏是為彛尊之姑大夫年十四通五經旋補學官弟子弱歲以文貢入國子監南京不守大夫從父母携弟妹妻子浮海至會稽復自台州抵福州轉徙

漳州道遇寇父被傷大夫力以身蔽寇拔刃睨之不動罇擊其背不去寇曰孝子也舍之父病歿家人三十口留亂軍中斗米三千錢卒全活扶父柩還尋以貧遊學四方客汝寧聞母病疾歸則已蓋棺大夫號踊以頭觸棺、釘破其顛血濡縷既絕而蘇母喪除入京師以國子監生試第一授弘文院撰文中書舍人晨出淑表羸馬入院還坐一室勘經史有以詩文請者立使者於戶外削藁與之仕九年乃遷同知延安府事治榆林至則修學宮建尊經閣以十三經注疏貯閣中縱士子覽觀又采儀禮參以本朝制度行鄉飲酒禮又援據史傳旁及載記小說家燕從宿將故老詢流寇始末成延綏鎮志二十四卷康熙十二年

吳三桂叛明年大夫運關中餼十萬入四川至寧羌州兵變殺經略莫洛於是巡撫抗爰移駐漢中追還所運餼十二月漢中食盡王師退保西安棧道絕乃從黑水峪間道七晝夜達蓋屋既抵榆林定邊副將朱龍反逼波羅堡去榆林百里而近大夫集士民於漢前將軍關侯廟為文誓侯前願以死守士民咸感奮乃編什伍明號令製幡幟嚴斥候夜自宿城上衆藉以安未幾西川人周繼明聚衆千人與神木叛將孫崇雅合陷延安綏德勢張甚榆林兵迎戰不利運道塞環城三十里皆賊壘城中刮木皮采蒿以食大夫謀於上官率私錢命勇士取徑渡黃河買粟於山西之保德河曲突圍以人當是時延安一府縣十九

城堡三十六相繼淪陷惟榆林城獨完圍既解餘寇據響水清
平鎮羅諸堡大夫騎匹馬喻以禍福及神木崇雅繼明皆降事
平論功加一級十七年

詔舉博學宏詞之士有以大夫薦者徵詣闕既至遷知同州
府事大夫之為中書舍人也有小夫供事內院趨走若奴隸既
而其人從軍自效以招降王輔臣功超擢布政為登萊監司大
夫反出其下鬱不自得其人益自倨屢以計傾大夫卒為所
搆吏議降二級調用會大夫子有磁已納婦矣而天大夫悲不
自勝疾發遂卒譚氏之居在香花橋東其坊曰碧漪堂之左有
鴨脚樹三本彞尊童子時與大夫兄弟讀書其下一日語彞尊

曰詩書莫不有序子知周禮亦有序乎答曰不知也曰尚書周
官一篇即周禮之序矣其讀書善悟類是大夫好撰述游昌平
著肅松錄二卷又嘗著爾雅綱目一百二十卷所為詩古文辭
有嘉樹堂集二十卷鴛鴦湖擢歌一卷卒之歲年五十有七娶
李氏女子二人一嫁陸大勳一嫁沈以機皆國子監生其葬也
在某原銘曰

生而逸後乃勞陸走叢箐川波潮文不遇學則優終為古史雄
詞曹長榆林塞土磽䟽泉種稻成樂郊寇兇起如牛毛登陴以
守氣不撓縮左符亦足豪屈首置下尻居高嗟善人壽宜多生
子短折命安逃相斧屋度隰臯伐石書銘鏡諸幽

誥封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顏君墓誌銘

顏氏望曲阜自路回父子各異時事孔子孔子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顏居其八回雖夭其子孫特繁由漢迄今多以忠孝文學著路傳六十六世曰胤紹崇禎中知河間府事城破自焚其子伯璟鄉人私謚孝靖先生彞尊嘗表其墓者也伯璟娶朱氏鎮國中尉某之女兗州破日為邏卒所驅以及刼之前及刃擊臂折罵不已乃殺之墻下歷四日復活君朱出矣生崇禎十三年正月甫三歲亦陷亂軍中乳母生抱之得出九齡工行草書十三爛詩賦旋補四氏學生員以副榜入國子監康熙二年舉鄉試六年成進士除國史院中書舍人會

天子幸大學加恩四氏子弟之仕於朝者遷君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明年克會試同考官出監督龍江關稅既還京師尋調吏部稽勲清吏司主事奔父喪歸服除補驗封清吏司主事加一級歷本司負外郎遷驗封司郎中封奉政大夫未幾轉考功司郎中克一統志纂修官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晦以疾卒年止四十有七君長身廣額早慧好讀書折衷群儒言自出新義其於大學章句持論尤斷詩媿漢魏南北朝唐宋元明諸家之長有集若干卷又述音正音變訓蒙文集家訓若干卷獨不信浮屠星命之說嘗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火也火傳于炭然後能為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則生氣之鼓盪也夫炭當風則易

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後燼要未有不燼者然則
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君子
以為篤論雅善鼓琴精騎射鬪鞠旁通勾股訣尤耽山水西登
太華循伊闕南浮江淮觀濤錢塘沂三衢凡所遊歷必命畫手
為圖得金石文恒懸之屋壁性孝友勤於睦族居鄉以禮讓人
立朝遇政事侃侃不阿有一善未嘗自矜也君諱光敏字遜甫
更字修來別字樂圃妻孔氏封宜人子肇雍國子監生女子四
人俱配士族君卒之明年肇雍以君之喪歸卜月 日葬于
曲阜將發叩彝尊之門杖苴請銘彝尊與君交二十年矣君之
葬銘何敢辭系曰

生乎陋巷之里歿乎宣武之坊葬乎侍郎之林祭乎復聖之堂
年逾強仕不為天也秩以大夫不為小也吾銘君藏久而有考
也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邵陽王君墓誌銘

儒林郎戶科給事中邵陽王君以官卒其弟又維聞君喪重研
至京師將扶君之柩以行抱其遺孤鳩凶服立于門請秀水朱
彝尊銘君之墓彝尊不敢辭序曰

君諱又旦字幼華別字黃湄自曾祖結以上為農百良村祖必
昌始讀書補學官弟子多善行鄉人私謚為孝惠先生者也考
圖南以君仕封文林郎君少學于仲父斗南博通六經順治十

四年以易舉于鄉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殿試賜進士出身當授推官未除改知安陸潛江縣事潛江居漢下流長隄逶迤百里水防一決禾黍盡沒君躬巡隄上先事預治又田畝租賦徭役多苦不均君以鄉規田以田均畝以畝定賦於是無田者得免役逃移悉復其居期年百廢具舉乃建傳經書院以課士築說詩臺葺操縵軒以讌賓客會軍興縣當達道羽騎絡繹君峙糗糧芻芟無後期旋以治行徵詣

闕下需次除給事中俄聞父喪奔故里讀書中條山之陰芝川之上服除補吏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典廣東鄉試嶺南物產繁富珠香象犀滿城市遊者踵接于道君以奉使闈事畢不少留偕番禺處士屈大均入羅浮山既出嶺復登匡廬比

還

朝詩卷外無長物也花山接峒人壤土寇結連出沒劫商旅君疏請建縣治設官吏廣州四縣交賴以安君性純孝執親喪盡禮與諸弟同居未嘗折爨奉錢所入悉以委之性嗜書詩義尤所好嘗錄李樗黃蘓詩解累萬言又博求宋元人說詩善本將輯成一家言未果惟詩集十卷傳于時其詩兼綜唐宋人之長獨不取黃庭堅人有佳句輒賞擊不已江都郝士儀善詩隱于賈君與為友士儀死哭以詩甚悲又歛人吳周賦杜鵑行君見之驚嘆周死君序其詩鏤板傳焉卒之前十日語其弟子朱震

載震曰吾年五十一爾精力早衰慮不久人世亦何苦卒於
官吾將假歸已營祠堂于宅居之東祀吾祖考據以仲父配焉
請秀水朱十考禮以為之記、成吾其歸哉蓋君疾止七日而
死矣嗚呼恠矣君生于明崇禎九年十月 卒于康熙二十
五年三月辛未娶范氏繼娶張氏俱封孺人子二人長鶴殤存
者鳩也女三人一嫁潼關衛楊楫一許韓城賈締芳未嫁卒一
尚幼銘曰

勿將者年未達者官惟其詩足傳名以不刊

掌京畿道監察御史任君墓誌銘

君諱珮字少玉別字希庵姓任氏其先家大梁宋世有知高密

縣事者留居焉名其里曰梁尹社曾祖鎰山西太原府通判祖

澄縣儒學生員考復贈承德郎監察御史妣鹿安人君中順治

十四年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聞父疾亟歸父歿治喪葬盡禮十

八年服除補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知汾州石樓縣事六年多惠

政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京倉長蘆鹽法回掌京畿道

事京師坊市勢豪多以私錢牟重息有印子墜子轉子之日貧

民稱貸者不勝其苦君告示禁之廣西亂初定錢糧帶徵未完

逃亾者相逐君疏請蠲之又言桃源以北河無支流祠堂邸家

諸湖舊以瀦水今多淤塞宜乘水患未至挑濬庶河流不致潰

決又言滇黔既平各營鎮冗兵議裁之不得其道則為患日

深宜消其迹于無形不可使曠久生奸宄之念其後河 决宿
遷而武昌裁兵殺官吏據城版論者始服君先見也君善書朝
回輒摹倣晉唐書法語人曰吾以收其放心爾其巡視長蘆都
人士賦驄馬行送之君獨賞予作既還朝以所購懷素草書千
文趙孟頫時苗留犢圖屬予審定跋其尾其冬盜入予室竊之
以去君聞之勿恚也遇予慈仁寺謂曰物之得失亦有定數是
卷留傳數百年藏者豈吾一人哉因請更跋他卷蓋其達觀如
是君以明崇禎五年六月日生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日卒享年
五十有六娶閻氏贈安人繼娶丁氏封安人子男三人筠歲貢
生埶縣學生坪康熙二十年舉人知名于時女三人壻候補行
人司正孫澠潤儒學生王自惇沙汝肥孫三人士錡士銘士鉞
君之歸喪也坪來凶服立于門請銘君墓及葬乃為銘曰
生乎齊而視醜于齊鄉黨以為光榮也守其官而遽卒於官親
懿之所屏營也城曰介根水曰澠膠卜茲幽宅千齡不朝

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仕郎貞靖潘先生墓誌

銘

康熙十有七年春

天子有詔徵文學之仕吳江潘君耒被薦明年召試體仁閣下
賦最工以布衣除翰林院檢討越二年充日講官起居注其冬

雲南平

天子推恩及臣下於是君之考處士貞靖先生得贈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君之妣章氏贈孺人母吳氏封太孺人又明年會試天下士君與分校得人最盛又明年遭劾謫官吳太孺人歸卒于里君聞訃奔還旋卜地於鶯脰湖之南以康熙二十五年閏月辛酉合葬焉先生諱凱字仲和一字豈凡別字貽令世居吳江之平望市曾祖雲隱居不仕祖志伊中嘉靖四十四年進士仕至廣西布政使司右叅政父錫祚湖廣布政司理問母吳孺人先生事親孝事兄最恭其為學殫心經世之畧其文見稱于太倉張采與同縣吳允夏包捷吳翻文章行誼相切劇補縣學生員連試第一當是時在朝之君子多自附東

林而海內名士以聲氣應和曰復社先生與焉周之夔者與諸君子構難撫君過作復社或問而無錫馬公世奇太倉張公溥並力爭之德清章君日烱愛君文以女歸先生既而知吳江縣事先生深自退匿未嘗干以私惟於清賦額疏水道事閔民利害則建白行之先生為詩典雅尤工赤牘雖匆遽不作草書遭亂破家遂屏棄時文纂平望志及本草類方合文集凡數十卷子三人檉章楨吳存者未也女三人一嫁周撫辰一許嫁顏和未行卒一嫁陳鏞孫四人吳太孺人在室以孝聞嘗割股療母病為先生繼妻撫前妻子女如已出既寡家酷貧手紡績延明師訓未以通經博古及未為侍從臣太孺人未嘗美衣食君既

謫官太孺人無幾微不自得之色曰窮達有命安之可矣貞靖先生卒時年四十有九章孺人卒年三十有二吳太孺人年六十有六彞尊與君定交也久同年被薦同以布衣授官同知起居注其謫也又同時熟聞君家世於君請銘不敢辭銘曰相彼貞木其實有蕢或碎于地或登于樂而終以勿餐嗚呼先生既昌而文以詒後昆阨窮奚怨

張君墓誌銘

丹徒縣有耆儒曰張君博覽載籍說經鑑、不窮於周易四子書撰有纂義聞昔賢未發之旨讀史稽古今治亂興亡之故綜其本末旁精律呂之學取唐人宮詞宋元樂府以及禪頌法曲

靡不可被絲竹尤練達當世之務毅然以天下為己任民生吏治得失緩急條分縷貫每臺司按部長吏延見輒慷慨劇談聽者心折性孝友樂施好善不宰牲歲禊為粥以食餓者宗鄙有急難必力為排解門以内夫婦相敬若賓客早補學官弟子屢試不得遇年七十矣治帖括不衰卒之日享年十有今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君之孫也少與季父士桂及弟鯤咸受學于君慮家居之囂隘也乃載書於彌陀禪院慮學之或輟也自元日至除日必有程慮其或怠也大書規誡語于東西壁又慮其過于困也花朝月夕間携小榼盛酒於瓢遊江臯盡三山五州之勝蓋君之善於循誘若此君諱某字某其

先世從宋高宗南渡徙家丹徒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娶王氏再娶潘氏合葬於某原嗚呼君博通經術負開濟之略宜其見試于時乃卒不遇窮阨以老聞者咸為君惜然君之學以授諸孫言之而膏澤下行之而民吏附其施于今者悉本乎君當日之所講習則君之才雖不用于一時而貽諸後者遠矣是不可無銘、曰

南徐之州斗分野大江浮、繞城下吁嗟張君老環堵易緯蒼牙詩姸雅曉吟午誦夜膏火稽之於古闢學舍包咸常昭庶其亞身雖不遇行則果貽厥子孫三獨坐施於有政無不可譬諸江流千里寫發源自岷者君也有崇斯丘神所受斧屋既封樹扮擯納銘于幽告來者

曹君墓誌銘

君姓曹氏諱山秀字中峽嘉興人祖父皆不仕君幼習詩補縣學生負歲乙酉嘉興城破予年十七依外父馮君避城練浦塘東君世居幽浜予兄事之有吳君蒞者人目為狂生家橫涇水曲相去各二里而近中道為五兒子橋三人者暇輒相訪麤飢一盂肉一拌酒一注留必醉飽日將暮恨、不忍別及橋徘徊橋上縱論天下事有不合吳君瞋目視大譁唾及人面橋畔叢祠有病僧聞之駭蹒跚出窺戶牖則見笑啞、不止疑始釋也既而予同君讀書烏木橋村賦詩日酬和君有詩曰魯連思蹈

海申屠欲沉河猗嗟古之人不為世俗阿俄而盜劫主人居君
有弟從學善泗水盜至遂投河君亦亟投河沉浮于水者數其
弟竟死而君不善泗水反得不死鄉人以為詩讖君痛弟故自
是不復作詩專治舉子業弟子從之遊者漸衆館真如僧舍僧
寂月通儒書能詩予每偕吳君造君則寂月亦至劇譚移日不
去夜坐彌勒龕琉璃燈下恒達旦不寐寂月語人曰與諸君譚
假令載筆記之即法言中說也聞者怪之不顧予既客遊四方
久之吳君亦入楚轉客於黔以卒未幾寂月亦逝君十赴省試
不利乃附載運船訪予京師會予奉命主江南鄉試君至則大
困於食淨度寺著散懷錄以自遣比予還則君已病遂不起予

往視其斂兄子某扶其柩還半途亦歿淹數月始達於里子某
葬之先世之原君娶某氏繼娶卜氏卒時年六十嗚呼方予與
君田居往還晨夕者寥々數子相見肝膽畢露妄謂天下無不
可交之人無不可言之言其後朋遊日廣夷憚怨隙皆非吾意
所期始信久要之難悔少日之失而轉惜舊友之亡為可痛也
銘曰
生吾以為兄死吾與為銘人不如故先民豈欺我哉

徐先生墓誌銘

崇禎三年秋漳浦黃公道周來典浙江鄉試榜既放以力學勗
門弟子久之公以言事獲罪出至杭州愛大滌山治精舍著書

門弟子皆從講學甲申以後忠節則慈谿劉振之而強錢塘姚
奇育有僕經術則海寧朱朝瑛美之仁和孟應春長民餘姚何
瑞圖羲兆書法則嘉興汪挺無上而徐先生栢齡節之以詩畫
頡頏其間黃公贈以五言曰節之貽我詩十章大清脫其賞譽
若是先生五試禮部不利署嘉興縣儒學教諭歲乙酉兵部尚
書張公國維督師於浙黃公乞其師誅馬士英阮大鍼以謝天
下計不就先生遇之金華相對泣下會南京破黃公旋死於難
先生自甌間道入閩一官轉徙出入江海中尋匿羅陽之天闕
山亂定始歸里或勸先生仍與計吏偕先生笑不應也先生於
學務博經史之外旁及三乘九籥以及方書命訣穴法靡不研

究黃公戒之曰神仙我道之僕隸釋典大學之灰塵先生乃反

約焉迨身罹禍難衝波潮蹈鋒刃幸而獲免乃復參禪家宗旨

深自晦迹蓋憂患之餘有托然也徐氏之先太宰諱德夫從宋

高宗南渡傳至志善明洪武中舉賢良方正其裔孫曰廷瑞者

先生曾祖考也曰修職即恭城丞霑者祖考也曰歲貢生弘源

者考也曰處士弘澤者本生考也配潘氏先生卒時年七十有

三子三人燦心燦時燦日孫男六人孫女二人自處士以詩畫

名萬曆中與李少卿日華陳徵士繼儒聲相埒傳有竹浪齋集

先生繼之至燦心三世皆善詩畫論者以為難先生之葬也燦

心來乞銘嗚呼士君子生革命之時義不事二君流離困阨其

官闕行事不多表見則惟鄉黨後死者知之然語焉而終不詳也宋文信公死柴市當時守義而不為元屈者皆其弟子賓客作史者諱而不書儒生懷古遠輯舊聞為遺民錄猶憾其湮沒而不傳者多也黃公之殉國與信公無異而先生實出其門秉師之訓終始不渝其節安知後之論世者不於國史之外錄及遺民則先生其一矣是不可以無銘之曰

仕有版官無解守師傳遯靡悔

孝潔先生墓誌銘

慈谿姜君宸英西溟詩文傾折海內士天子知其姓字然屢赴鄉試不見錄也既而用薦入史館支正

七品俸纂修明史又分撰一統志月給餐錢衣儒生衣雜生公鄉之次會

覃恩勅授文林郎贈考妣如其階歲在己巳冬刑部尚書總裁官崑山徐公乾學告歸

詔許以書局自隨公上言引君自助於是君將還葬其考孝潔先生于夏家舉華盆山之陽妣孫孺人祔焉持狀請彙尊誌其墓志曰

先生諱晉珪字桐侯別字卓庵先世自蜀遷于越居嵯縣再徙餘姚復徙慈谿曾祖國華丁士美榜進士累官陝西布政使司右叅議階朝列大夫贈太僕少卿祖應麟中先文恪公榜進士

以戶科給事中抗疏爭鄭貴妃冊封謫典吏後歷太僕寺少卿
階中憲大夫贈太常寺卿父思簡官戶部司務母向孺人妻孫
孺人先生少補儒學生負貢于鄉年三十七不復應舉研精理
學工詩兼通六書辨其源流又嫻經世之畧性至孝友爱諸弟
與人交愷易然取與必以義雖勢力不能奪也太常公以廉節
自勵遺產僅百畝司務君第第分受之先生第第又三分之力
不能給饘粥兵後家計益窘無以為親養乃遊學北至燕趙東
浮洛西游秦蜀東修所入歸以養父母孫孺人曲成其孝一味
不以自甘必先進舅姑曉必問寢安否庭闈燕衎靡以異先生
之在家也先生既遠親舍歲時恒望鄉遙拜山川登覽愴然以

思發為歌詩多幽憂悱惻之言音甚酸楚今所傳泛鳧吟藁是
已迨向孺人歿先生適在旅舍計至嘔血數升遂中失血症服
除將之瑞州道出常山疾發卒于草坪旅舍時康熙十一年五
月日也年六十三宸英扶其柩歸先生之執友張能信林三錫
等交泣下僉曰君之事親可謂孝矣君之高蹈可謂潔矣遂私
謚曰孝潔先生先生歿後七年孫孺人亦卒孺人國子監生之
菴之女朝列大夫知德州事森之孫贈朝列大夫某之曾孫子
男二人宸英宸芝女一人嫁儒學生負凌昭孫男三人嗣洙嗣
瀛嗣芬女六人嗚呼自先王制產之法廢士之貧者無以養其
親於是陟岵搗羽北山蓼莪四月之詩作焉雖不能養與祭君

子必以孝子目之蓋惜其遇而憫其志之不得已也先生之孝終食不遺其親顧以貧故適四方資僚友縞紵之貽以供菽水是亦潔白之養矣子職未盡者孫孺人以婦道成之宸英又克繼其志然則先生可無餘憾於泉下而因行受命庶幾克副其寔者乎於其葬也不可以無銘之曰

學焉而弗措也才焉而不遇也勞人之賦也孺子之慕也有賢妻為之助也有令子為之嗣反存故也子未服官而贈及其親天子之異數也考卜于原有冕者檀有苑者粉葬先生於是嬪也附此幽宅既安斯蕃衍而孫子

孝子長洲劉君墓誌銘

君諱龍光字蓼蕭遠祖曰德基自汴從宋高宗南渡官黃州統領居建康其後曰順之仕元為平江路榷茶提舉遂家焉曰政中明建文元年鄉試第一方公孝孺之所拔也金川門之變痛哭不食死追謚靖節先生嗣子曰鉉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卒謚文恭其曰璫者君之曾祖也祖曰徹父曰廷諤以宜黃縣丞遷益王府長史遭亂繫家人避兵白石嶺下依其友姚肅甫以居尋卒君初以省試還里兵後不知父母存沒日夕涕泣家故貧徒步至建昌訪益府故舊無存者禱於張令公祠夜宿廡下夢神告曰寄居石滌覺而詢之士人蔑有知其處者君持零丁帖徬徨道左有一尼謂曰是在閩粵之交官路方構兵道梗塞由

僻徑以往七日可達君如其言越藤峽通仙嶺一綫天皆崇山
邃谷潛狙虺虎所出入未度白石嶺路尤險惡嶺萬仞蟻旋而
上下臨絕壑又萬仞得微徑棘荆蔽之血漬足蹀力盡乃登俯
視山下有村、中板屋三楹流泉決、鳴石上君心動以為石
際也叩其戶則母管孺人出焉喜劇而哭問父所在則亡踰年
矣又大笑問殯何地則在板屋中又哭村民聞哭皆來觀曰吾
鄉來時有孝子王龍山者於此見其母故堡以見母名今子復
見母此地是亦孝子矣於是君謀歸喪肅甫首以白金為助村
氓咸樂用力藤束其棺以百夫舁之踰嶺而下遂浮江以達于
里監察御史李森先巡按江南欲聞之于朝君曰常事耳不可
乃止君歸十年母卒喪葬盡禮平居好讀書研精小學旁通醫
術以及風角地辰截壬遯甲之說靡不考索康熙十一年元日
筮得大過之蹇嘆曰過涉滅頂吾其不免乎是年十一月果卒
年六十有四娶沈氏繼娶吳氏子男二人椿齡石齡女一人壻
俞同珩孫男女各一人石齡與余善君之葬也來請銘、曰
孝之至通神明身雖隱名則光吾友其子銘其藏卜茲幽宅斯
永臧

光祿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叅政李公墓誌銘

江西布政使司叅政李公之葬也其子文煥物土于平谷縣治
東北伊家留請余文誌其墓公諱月桂字含馨別字仙巖潘陽

中衛人曾祖某明中衛指揮使祖某從

世祖章皇帝入關歷官鳳陽知府考某妣王氏公三歲喪父成童敏于學二十以諸生貢于禮部出知忻州事時姜瓖初平餘寇未盡官兵方事搜勦有二卒入深村橫索婦女村民憤而殺之帥將以為討公亟白于監司并詣帥請得解歲旱禱雨、降禾乃大熟嗣歲麥且秀矣吏報蝗入境公聞之疾出步禱神祠見蝗飛刺天公率州民秉火驅之俄而蝗引去州城地居下其外連岡迴抱遇靈雨奔流四會城當其衝濠不能受也公遇雨暴漲城將崩老稚皆號泣公率衆囊土視濠所通水之竇堙而隄之水漸殺而雨亦止民以為神樹三異碑以頌公焉擢知平

陽府、自兵後逋賦至七十餘萬公請于上官再三疏聞于

朝報可民以得蘇而以法繩胥吏豪滑咸為屏跡五年遷河東都轉運使築鹽池周垣立廳事廨舍於前修治海光樓建野狐泉亭臺以為遊憇之所商民胥悅尋以陝西布政司使叅政分守閩西既至首葺城門樓堞之頽壞者時西山寇未靖合兵會勦公督催芻糧運米至興安白水以達于湖廣之竹山房縣人負米三斗負者需食由漢中千餘里經月乃達至則米盡矣公改定短運法民得以無困升廣東西按察司使旋以吏議鐫級調兩淮都轉運使為言官奏彈事白補兩浙都轉運使遷江西布政司叅政督糧儲公於積弊殫心剔釐僉運必公無偏累也

文克必親無苛索也造船工費行糧月糧之給必自省閱無侵尅也當是時吉安廣信諸府多陷于賊剽掠四出民鮮寧居又旱潦相繼阨苦益甚公偕寮屬各率私錢賑其窮乏子女被俘者贖之蓋自被兵後逋賦無筭會公攝布政司印務遂力請於總督巡撫上疏請蠲部議持不可久之卒奉

詔免則公寔倡之也公三督醴政兩忝藩屏階進至一品以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日終于官年五十有五娶劉氏繼娶陶氏俱封淑人子男二人文煥文炳俱蔭生女五人一嫁塗中坦蔭生一嫁張益貢監生一嫁曹寅官內戶部督理蕪州等處織造府一嫁遲維玫湖廣新田知縣一嫁安定隆候選知縣孫男二

人壻國子監生其一幼未名女四人康熙三十年四月 葬

之日也銘曰

太行八陘迺達於燕東有盤山其陰平谷相其鮮原幽宅孔安樹之松柏松栢九、使盤如礪銘以勿刊

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墓誌銘

去平湖縣治東六里五行涇有丘陵然為故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之墓公諱世楷字英一別字孝山曾祖考長庚中萬曆八年進士累官南京通政司使進兵部右侍郎祖考啓麟國子監生以孫棻貴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考濬睿宣府推官始封內弘文院中書舍人累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叅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女
累贈泚人公少補學官弟子有文譽順治五年以選貢生赴吏
部除平陽府通判又四年同知登州府又六年遷知南雄府事
後十九年丁父憂服除補思州知府蓋先後視府事二十四年
未得遷告歸四年卒、時年六十有五公之判平陽也甫至而
姜攘搆亂遠近蠢起應之平陽被圍守以下局縮不能畫一策
公貸粟于富民籍其丁壯登陴固守百日而圍解旋誘降其魁
渠釋其黨師後大飢人相食公為粥食餓夫馬周於郊市辨民
色先後給之餓者全活其在登州海寇揚帆猝至將逼城下公
立設守具率舟師禦之寇乃逸去時判帥海時行剽掠州縣僭
稱王以公知兵事戒勿犯境文登有娶婦夜為盜所殺隣里訐
其媳有所私慮事殺露姑滅口公攝縣事察其寃求殺人者不
得禱于城隍神夢一馬騰蹕不休晨徧呼死者咸懿娶婦有姊
子為驛卒公疑焉訊之卒言殺人夜投牒入府公念投牒時日
有文簿可稽取驗之字屬改竄卒乃引服蓋卒初意行竊方入
門娶婦突出猝加刃焉媳實不知也南雄嶺嶠門戶疆理初定
平南靖南兩藩王並駐廣州羽檄不絕于道部將更替出嶺有
戴孔雀翎者二人入始興山自稱平藩侍衛發民鑿礦民盡恐
公往詰曰王雖尊不得擅役吾民今不使太守知詐也遂傳二
人送廣州王不敢問一日筮死七人公馳見帥論軍士罪黥僧

與平藩暱結精廬府郭外誘婦女入鑊其夫後圃而媯其妻閉
置者十餘公詢知之僧故拳勇手一掬百夫莫敢近乃詭言營
齋近之至入門、焉者振闔及堂階則胥隸軍集縛之以前僧
瞑目呼無罪公先時已別遣捕卒盡執僧廬所藏婦女至庭下
僧辭窮公斃之杖下邦人皆以為快嶺南俗好訟公曲喻以理
赴愬者漸息暇築天峰書院課諸生溫鏐王湮等講學買田以
餽之去之日老穉拒輪遮馬不得行立祠府治東士民春爍社
祭其蒞思州值王師凱旅軍馬綿繹府舊設平溪清浪二衛後
劃歸湖廣而站夫猶循例派協公請于上官得免繼遭旱稔斗
米二千錢吏請開徵秋稅公不可民德之輸者過半前守以增

賦得遷公覆丈以予無餘壤請及其舊又持議謂思州雖列為
府所屬止四土司居民附郭不滿百家丁糧不及一小縣而又
商旅不通營伍不設供億難與他府齊宜做黔西平遠近制降
為州隸之鎮遠而以司溪一土司割附銅仁可救一方之困議
未允公乃以病引歸矣公孝事父母友愛諸弟萬友誼能通財
不以生死為厚薄家無羨田宅遇人有緩急必應未嘗責報歸
田後足跡不詣公府有司行鄉飲酒禮請公為賓辭者三然後
赴晚結方外社與禪人通復今釋縱譚清淨理通復工于詩今
釋者前進士仁和金堡也公守南雄日為治丹霞精舍以居公
歸後舍之于東園遂終老焉公於詩歸風合雅不隨叫囂之習

文格醇正手輯南雄思州二志事必徵倍集若干卷存于家公
生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配張恭人生某年月日卒于某年
月日合葬於墓子男八人某某、某、某、咸有文行一嗣仲
父某也女五人俱嫁士族孫男九人女二人銘曰

嗚呼古之循吏久于其官政以不煩民以不寬公於黔於粵除
惡必先濟之用寬客至張旌廬旋車船士也討論席研壺冷志
其山川申畫土田有德有言溢于炎屢且爾子孫克昌厥文美
哉鮮原秀木丸、罔有後躋

承德郎內閣中書舍人候補主事吳縣徐君墓誌銘

吳縣徐君者嘗著家訓以訓子孫其言曰孝弟者行之原也謙

柔者德之基也忠厚者福之門也節儉者財之府也鮮衣美食

則奢靡之漸也竒技淫巧則醜毒之媒也澆風薄俗則變素之

緇也惰行放言則焚身之炬也又曰目不接聖賢之書甚於瞽

矣腹不充經傳之籍甚於餒矣故其子若孫咸秉先訓不染游

閒之習徐氏在元時居平江路尋避張士誠徙家洞遶西山之

消夏灣曾祖某祖某俱不仕考某敕贈承德郎妣曰某安人君

少敏于學與宋推官實穎師事張先生某同席研相切劘有時

焚膏不繼即聞誦先生歎息曰為學當如是矣及為學官弟子

連不得志于有司由歲貢生援例授內閣中書舍人候補主事

舉鄉飲酒大賓卒時年七十有五君之入庠序也交游日廣遂

自洞庭遷于閭門之外迎養其親性至孝父母有疾禱于天請
以身代執親喪盡禮忌日輒泣既葬春秋霜露灑掃必先合族
人饗之視兩弟友愛析產平均弟產中落割己田佐焉與人交
坦易胸無柴棘樂道人之善有過動色相規或以非禮干者弗
校也歲大稔出家穀賑鄉里餓者給之糜寒者衣以絮暑有惟
疾有藥掩殮埋齒築梁除道拾棄兒於野乳之有緩急者未嘗
以匱絀辭然自食特儉無兼味襦袴悉用布晚節門無雜賓暇
課幼子童孫讀書頗嚴御下寬不事笞笞僕有與母忤者君撻
之母前僕悔孝事其母鄉黨咸以長者目君、娶蔡氏封安人
副室國氏吳氏子男二人某、女六人俱嫁士族孫男九人女

三人曾孫女二人其葬也在穹窿山東南大菴嶺下嗚呼自世
日降凡為父兄所望於子弟者榮利而已孝弟忠信之不修而
欲善其俗不可得也三吳尤甚強者與粟果惡少年相馳逐而
弱者褻履自娛致先民有言謂江南子弟無家法不信然與誠
得人皆如君之誠其子孫安見風俗之不日趨于厚銘君之藏
予於是乎有感銘曰

君昌祚諱字燕及其先避地洞庭隰石公之山儼人立墓田丙
舍君所葺後移郭西崇戶屐攷、為善若綆汲一編家誡手自
緝貽爾子孫長誦習官為右史執待執命雖不達士論翕穹窿
大菴峯豈岌光基井榑福斯集我銘幽宮納埽壘時維康熙年

文學晉君墓誌銘

晉氏之望出太原又出彭城其自陝西三原遷於宣州則宋靖
康間諱某始也自宣城遷懷寧則明洪武初諱某始也君諱弘
祖字寅谷別字僅齋曾祖曰陽有隱德祖學學易嘉靖癸酉舉
人知金谿縣事考文中縣學生負君年十八補學官弟子以文
試有司輒置高等名籍甚于時貴池吳應箕次尾宣城晉質無
疑交譽君延之入復社復社者東南知名士相結持清議拒閹
人黨與東林鄉大夫聲氣相附和者也應箕寔為倫魁君辭不
可謂必有鈎黨之禍未幾果然福王南渡馬士英阮大鍼柄用
濫以名器假人江東諺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而大鍼之
毋君之姑也一日君往省馬大鍼苗之郎謂曰弟欲官乎君不
應曰道匪遠也池州太平需同知府事督餉數月可遷爾君以
不習事吏辭遂亟引去大鍼既死平生藉其勢者或竄匿或縲
絏繫之或遇于道至唾其面而君獨以遠擁力一無與焉人曰
寅谷可謂皎、素絲涅而不淄者已君性孝爰六齡繼母王撻
之無完膚幾絕婢奔告其父、大憾君曰毋撻兒教兒也家人
聞之盡流涕及父卒執喪盡禮讓產及其弟隣里匱乏有昏喪
必助之君始居懷寧懷寧縣北荻坂廬舍為寇所焚乃徙桐城
棕川之梅渚曉結茅于杏花村筮之得坤之萃曰括囊无咎无

譽因自號晚訥書其壁曰飽吾嬉焉爾卧吾寧焉爾醉吾陶
焉爾又曰惟慎無憂惟忍無辱惟靜長安惟儉長足君於學博
綜經史旁及醫藥卜筮之書老而愛釋典惟語其子曰吾前身
恍惚在深山草閣中積雪千丈有龐眉叟行送別執手不敢舍
來自雪中吾生笑吾没之日亦必以雪夜及卧疾天大雪擁被
起曰吾其逝乎遂卒君娶阮氏曾祖鶚巡撫浙江都察院右都
御史祖以臨欽州知州考士鍤銓授府推官歲乙酉叛卒屠城
阮氏遇賊以刃脅之不從身被重創猶罵賊幸不死享年七十
乃卒子男二人茹芝茹穎女二人孫男三人女六人曾孫女一
人銘曰

適來雪也適去亦雪也夫子之潔也琢銘幽宮永勿涅也

儒學訓導倪君墓誌銘

同里倪君識之四十年前君時授徒城東之竹亭橋即其人恂
恂有君子之容觀其文悉本經義君早見知于有司九試場屋
不利年四十八以歲貢入國子監諸城李侍讀澄中讀其

廷試卷亟薦之榜發以儒學訓導待銓是秋赴順天鄉試復不
遇君乃焚所作時文就余宣南坊邸舍講經義學為古文辭其
說經不專主宋儒謂易有君子之道四不當專指為卜筮之書
又謂尚書古文可疑武成紀日與召誥頌命異益可疑又謂孔
子說詩蔽以一言曰思無邪淫奔者豈暇作詩而孔子取之當

依小序為是又謂大小戴同授禮不當偏廢大戴氏宜去月令存夏小正去明堂位存明堂投壺則叅用之又謂說春秋者紛綸皆害于義孫復胡安國刻深尤甚又謂群經縱有錯簡宜仍其舊宋元諸儒多逞臆見更易未免侮聖人之言其持論頗與余合因留不去取韓嬰鄭康成以下詩說五十家折衷而抄撮之既而余移家具寓宣北坊轉徙斜街花市君授經宣武門內弟子著錄者日衆乃避跡西山君精于易卜斷卦奇中又善青黃紫囊之術撥沙發水偶為主人相度聞者造請日繁君曰吾術期避禍爾諸公欲以化者要福不可得也先是有例選人入貲者得先除君念親老思謀三簋以養束脩之入悉輸之官名

當注除日矣或紊其籍歷數歲名反居後遂引歸事其父餅糲焚枯怡然樂也逾年痛其弟天無子遂成痼疾歲在丙子筮之得乾之同人曰此六月之卦也吾其以是月終乎六月壬辰昉果卒年六十有一君諱我端字郢客初名野王字古期先世嘉靖中自紹興避倭亂徙嘉興魯祖文遇國子監生仕為廬州府經歷祖元璧早卒祖母胡持苦節授君毛詩孝經者也父源玉不仕母張氏妻吳氏子二人仁存國子監生鳳嗜海鹽儒學生女一人壻國子監生沈弘澤孫一人女孫一人君事祖母父毋孝友于諸弟同室而爨無間言又急人之難故人有孤不負其託平居義命自安客或憫其不遇秋試以關節進拒不受又

臨財廉口不言利婦翁念其貧贈以負郭田六十畝君固辭翁
沒亟還外家券人有所貧不責償其人內媿久而獨完其逋或
以計中君亦未嘗宿怨其學以正心術為本博通經史尤邃
于詩藁雖未就言詩者莫有過焉間與浮屠道士往還然臨終
誠其子不得佛作事其持正若是嗚呼今之為校官者許以資
進黃口白面後生日未覩九經之文擁臯比自詡師表者不可
悉數矣以君之學俾登講席庶幾合乎古之書院山長必耆儒
主之足為士子圭臬而卒不得試所長老于逢掖以死不亦可
惜也哉於其葬宜有銘曰
譬彼積薪先者後之孰是人斯不試其才天乎祝予寧不悲

徵士徐君墓誌銘

康熙十有七年春正月

天子法古開博學宏詞科爰

命內外大小臣工各舉所知徵入都於是浙江巡撫以海寧徐
君林鴻應

詔君至月給太倉祿米明年三月朔

召試太和殿庭發題賦序詩各一篇皆生給宮紙起草光祿寺
旋布席

體仁閣下中使傳

旨向來殿試進士定例立而對策今以爾等績學博聞特賜坐

賜食僉謝

恩畢既納卷次日

天子行大蒐禮次郊圻束卷

授三大學士暨掌院學士定其高下君時名籍甚又與同里吳君農祥王君嗣槐吳君任臣蕭山毛君奇齡宜興陳君維崧咸為大學士馮公延致邸第都人所稱佳山堂六子也僉謂讀卷者馮公卷不彌封君必見錄及

駕旋

命下入史館者五十人授中書者七人君乃見遺君子於是歎馮公之無私尤服君之不肯干進也君學通今古凡山川險隘

錢穀盧笑之出納律令格式之寬嚴皆摠其要又工于作奏以

是督撫大吏學使醴使交引以自助然取與不苟館穀所入不

能治田園所居破屋數間清池半畝時與故交把酒劇談以為

樂焉居幕府前赤牘晝夜多至百函善寫人胸臆賦才瀏亮古

詩音逼齊梁近體和平婉麗獨不受曲子有強以填詞者倚聲

歌之陰陽悉中律嘗客貴州勸巡撫因民之俗立瞿公式耜張

公同敞祠為作神絃迎送之曲土人歡忭華冠繡衣擊銅鼓鳴

鐵笛歌焉曲終苗童侏女皆感慨泣下其於史事尤練達本末

不曲徇黨人之論分揆通志發凡立例綱目秩然論者以君不

與纂修明史之列交惜之君善鑒賞別書畫禮器偽真兼善飲

嘗過顧御史豹文別業御史知君大戶出雷尊貯酒客一斗賓
客多避席君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君笑曰北齊文宣
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果然知永嘉縣
事漢陽王君世顯去官留杭州處士南昌王君猷定寓居昭慶
僧舍先後客死君視含斂送其柩至江浦乃還太倉王微士吳
慈溪周處士容卒於京君為治喪收其文集以俟奔者蓋君急
于交誼若是不獨以孝友稱門內而已君之先本莆田林氏後
分支台州之黃巖再徙海寧贅徐氏因襲其姓曰輅嘉靖庚子
舉人仕為福建永安知縣君之曾祖考也曰季韶祖考也曰元
倬考也妣某氏君字大文一字寶名少補學官弟子生某年月

日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九配茅氏明按察副使坤之孫某
之子繼娶姜氏封監察御史某之子繼娶張氏某官某之孫處
士某之子君有子男四人司祿司錫俱錢塘縣學生司祿繼從
祖後司紀司直殤女六人婿王紹榮吳裕吳芹方榮如士鎔
費演孫男二人庾雍女二人其葬也於某原某年月甲子葬之
日也銘曰

古於制科期收實學

天子曰咨維元老是擢嗚呼斯人才與命妨懷彼珠玉被禍而
亡升者在朝棄者在野不有銘詩孰知君者

高苑儒學教諭趙君墓志銘

廣西承宣布政司使德州李先生濤有同懷姊之夫曰趙君居
同里姓其諱玉生其字補州學生以歲貢除高苑儒學教諭課
諸生甚嚴有請業者必衣公服以見越二年當遷國子學正矣
忽告歸不復仕君質穎異少與李先生共席研講習經史^性孝友
父疾侍湯藥年未四十髮盡白以是遂知醫教兩弟力學補學
官弟子經益通父喪卜宅兆因精青白囊言并撰著法晚乃旁
稽陰陽之說尤好參同契書謂金丹九還可以不死人或勸其
勿為媿、千百言莫能難也其為人剛毅質直人有善恒恥不
及有過輒面規未嘗宿怨卒時年六十有娶五李氏有子男三
人如韓如曾如陸皆郡國學諸生女一人嫁候補儒學教諭劉

佺孫男二人女三人君之卒也李先生具狀屬彙尊志其墓既

而其孤亦以狀來將葬君子豐樂屯之新阡某年月日也趙

氏之先咸陽人始祖得榮以總旗從征川南沒于雅州其子興

以父功官招信校尉終德州衛中所世襲百戶遂家焉曾祖昇

喬祖遴彥州學生員考起鳳妣舒氏起鳳中順治三年舉人先

是鄉人有夜入方示神廟者覩神方勾稽簿錄云某氏子惡當

奪算某有罪當削秩里趙氏世德其子起鳳當以某科發某題

中式其人異而識之不敢泄也既而果然李先生云銘曰

至人有訣可以延齡維子之好胡殞厥生齒未及耄遽爍爾形

有子克家似舅者甥逝者無憾歸乎穹冥子骨可蛻子墳既營

我銘幽室幽室內明

史君墓誌銘

吳江史某將葬其親於某原介其友嘉定張君大受請余誌其藏誌曰君諱某字某其先自溧陽遷嘉興再遷縣之黃溪世有隱德至處士鑑明名益著與吳文定寬交詩格竒古文定表其墓世所稱西村先生也萬曆朝有諱屯斗者雅好聚書得先正遺集能疏其本末老丁喪亂既窮無子君為之後量力無以自給乃改營什一之利君素倜儻重然諾不失信於人、交倚君為心膂賈恒數倍平居遠酒色以儉自持然急人患難遇歲逼除截白金別銖兩密授巷之貧者有婦人失釵哭求死君償

其直問姓名弗答也惟遇浮屠道士不施一錢嗚呼取與之際

君子所當慎也或傷乎廢或傷乎惠蓋交譏之仁者之施必自

親始矣今之用財者不權其緩急薄父母昆弟宗族戚懿而怵

於妖壽禍福之說以釋有福田道有神鼎由是傾囊指困不惜

至欲舍其身殉之愚莫甚焉君能不為異說所惑可謂知所守

矣君生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配金氏王氏子男二人長某

也歲貢生次某例貢生蕪湖縣儒學教諭女六人一嫁蘄州府

學生周王貞一嫁崑山縣學生李登榮一嫁 張可觀一嫁

辛酉舉人候選知縣姚韻一嫁 學生湯天錫一嫁崑山縣

學生葉九淵一嫁候選州同知吳元昇孫男二人祖大祖揚女

一人銘曰

史之先官為氏宅穆湖古構李遷松陵黃溪溪世隱德富文史
及君身失儲俯迺牽車走千里信有孚言不詭利三倍或什蓀
再徙吳教二子一明經一博士六行蕪三老齒日孜、為善爾
惟仁人家業起貽厥孫世受祿樂哉丘封竦峙繞淵泉樹松梓
勒吾銘永無毀

高士李君增銘

高士李君者自上海來平湖割西宮道士之樓居焉以醫藥自
給年七十病卒君先世曰尚袞曰中立皆舉進士尚袞未授官
中立為大理寺右評事又有立武功與倭戰歿者建祠南滙城

代為士族而與君遊者多不知其門闕年二十間道走桂林名

書仕版而與君遊者終不知其官資君娶伍氏再娶殷氏鞠氏

先後生子九人悉夭而羣從皆學官弟子與君遊者或不知其

有家室子姓於醫受業於季父中梓士材中梓撰方書一十七

部君補撰藥品化義醫學口訣脉訣彙辨痘疹全書四部刊行

之有延之治疾者數百里必往疾愈不責報或酬以金輒從西

吳書估舟中買書不論美好由是積書三十櫝遠卧榻折旋皆

書也與君遊者相對樓下不知其儲書之富客過無分出處貴

賤怡顏相接暇則坐輕舟載花郭外藝庭前飲客酒必自遠致

山肴海錯饌必豐與君遊者不知庖爨何地而君意所嚮何者

為疎密也歲在丁丑冬十有一月予至平湖則君已疾革視之猶披衣起坐出所著崇禎甲申錄南吳舊話錄暨所撰詩古文曰放鵬亭集并以付予且命弟子以所儲書二千五百卷畀焉其餘散去平居玩好一瓢一笠一琴一研悉分贈友用越二日終遺命弟子用浮屠法盛尸于龕焚其骨瘞之塔後二年訪君葬所則近在東湖之濱其友江某寔治其藏焉弟子蔣某徐某請予銘以垂之永久銘曰

君諱彥貞厥字我生後更延夏爰遁于野改字辰山亦曰寒村被道士服棲琳觀之側汎松舟而溯而游疾者熏灌或以解散有花有苗有甲有條步欄兮逍遙有經有子有文有史搖筆兮伸紙有肴有脍有菽有魚留客兮康娛嗟君之寃兮忽自逸自于釋兮嗟君之去故都兮委恒幹于東湖兮或疑羽流或謂僧伽視我銘辭其高士邪

程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程氏德州左衛人今翰林院編修李先生濤之配也年十六而嫁十五年先生舉省試第一明年中進士改庶吉士又二年除今官孺人奉其姑來京師既而為子琪娶婦還德州復携新婦至所生二女一歸楊君庸一歸田貽麗年三十有六而子女婚嫁畢舉是年冬雲南平潭恩勅封孺人以康熙二十一年九月日卒程氏在山東世有

顯人孺人曾大父某仕至工部侍郎贈尚書大父某官江西

司 父某戶部主事家故饒於財伯姊嫁時治奩具過豐及

孺人稍長產漸落其母呂宜人以奩具不及姊恒勿怡孺人涕泗進曰女不能奉養母又貽母憂且女性喜樸素夫何需既嫁事舅姑孝和於妯娌御僕婢以慈均其勞不盡其力教子特嚴持家有法度機紱紡織甚勤既受封衣仍以布李先生曰當孺人之生子不知有室之樂也茲歿二載矣出入燕晦以及對親懿接朋友米鹽酒食紛然無緒蓋無日不銜失偶之悲也嗚呼孺人之賢其不易已葬有日秀水朱彞尊為之銘曰
年未四十生也暫子女既婚復何憾服有珈笄斂有琯安德之鄉宅以坎吾銘於石昭諸閭

王泚人墓志銘

淑人諱克榮姓王氏順天宛平人今保和殿大學士太子太傅兼禮部尚書加三級熙之女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貞諱崇簡之孫 布政司使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諱愛之曾孫太子少保吏部左侍郎山陰胡公諱兆龍之子婦河南提刑按察司使介祉之配也

世祖章皇帝時王公胡公並以翰苑受知僭顧問侍左右兩公交好日篤同居禁近無間言既而胡公沒遺產甚薄公配劉夫人鞠育三歲孤比長延經師教之學脩脯必豐又睦于懿親日

費恒誦持門戶甚力王公每歎其賢曰吾當以女為之婦於是
泚人年十五歸於按察君事姑惟謹不以生長富貴自矜也君
既通籍為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遷兵部車駕司郎中以清白自
勵俸入若不支泚人圻花鈿易米鬻嫁具于市不少靳及出為
湖廣按察司僉事督理驛鹽事務會王師平雲南凱旋檣櫓
轅馬絡繹於楚君治公務不遑啓居淑人事其姑彌謹明年君
移官山東布政司叅議督漕運駐德州未行而泚人卒後遇
覃恩誥贈恭人進贈淑人生於順治十七年十月甲寅歿于康
熙二十二年七月辛巳年僅二十有三泚人產五女其三夫謂
按察君曰姑老矣宜亟見孫為置妾媵二人視之若姊妹然及
淑人沒舉子三人女四人嗚呼婦德之難也貴則凌長才則嫉
下蓋往々然矣泚人孝事其姑順事夫子而仁以逮下可不謂
賢乎且匪獨淑人之賢亦以見王公門內之訓之嚴交友之厚
而按察君伉儷之重自淑人歿後十年不更娶皆人之所難能
也已銘曰

以泚人之德曾不永年迴鸞有紙貴于下泉伐石于燕奪玉之
白刻我銘詩可永無泐

朱孺人墓誌銘

先太傅文恪公有女二人其一作配臨安縣儒學教諭平湖陸
君淪原彞尊之王姑也生子瑩以能詩聞於時女嫁劉炳圖文

恪公子女中孺人最少年十四嬪於陸氏族鄰交稱其賢敬以
事姑謙以接娣姒儉以自處家人內外忘其為宰輔臣女也孺
人生於萬曆三十八年正月 日歿於崇禎十六年十一月
日年三十四卒之日一女甫嫁子猶未婚也陸君悼孺人不已
遂不復娶獨居四十年及卒有孫四人曾孫男女七人於是塋
昇孺人之柩祔葬於東湖之鱗圩屬彞尊為銘彞尊生時先太
傅已卒是時曾祖王母何太夫人尚存孺人歲歸寧者再伯舛
第弟姑姊妹羅拜於堂猶記孺人貌言必莊行坐皆有矩度今
老矣回首少日事若夢寐先人北門之宅曩之聚族居者已不
可問及孺人之葬北門群從少長零落殆半銘其墓不禁涕泗
之下也銘曰
朱氏之先居商河之許贈少保者孺人曾祖、同厥官太傅為
父實相熹宗事在策府陸亦清門莊簡後昆夫也通儒子才逸
群齒雖不永後嗣則繁東湖之濱松柏在原飛基井椽孔固且
安孰銘幽宅乃其歸孫

蔣孺人墓誌銘

康熙二十有三年彞尊謫官居京師之宣南城武進龔勝玉持
束紡升堂再拜請銘其祖妣蔣孺人之墓彞尊老矣而文不加
進恒自恧許之而未果作也後三年勝玉復謂予宣北坊固以
請乃取其季父燾所為行狀誌之曰

孺人姓蔣氏先世侯爵也自宜興徙城府曰某曾祖考也曰某
江西吉安府通判祖考也曰某國子監生考也年二十三歸龔
某事孀姑以孝姑沒哭盡哀上膳繆幕無異事生者其持家以
儉蒿簪布屨躬自操作相夫子三十年生產日益既遭亂率其
子士禎匿深村葭葦中士禎中濕疾作叔子士黯亦殤越三年
而寡孺人少知書能讀孝經列女傳教其子若孫讀書歲時媵
臘修祀事惟謹門以内肅然睦于娣姒族人喪葬輒以錢資之
有貸者靡勿與、不責其必償也孺人年七十季子士燕以治
曆官欽天監歷科博士假歸於是五子及婦十孫咸奉觴為壽
隣里以為榮既而士燕又死歲在己未孺人亦以疾卒享年七

十有七子男八人女一人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曾孫男若干
人女若干人勝玉好學有文以國子監生知名一時昔河東柳
宗元於其母盧氏妣陸伯祖妣李皆不外求而為之誌勝玉宜
古是師願數請于予、則烏能詳孺人之壺_壺行也系之以銘曰
杞也如采也子楚也芊蔣諸姬文公裔封通侯陽羨里後徙郡
世撫仕孺人賢為龔婦孝厥姑配嘉耦訓子孫勤莫从善必昌
自今始蓼莪山樹枌梓井同穴葬於是勒吾銘庶垂久

陸母王氏墓誌銘

有哀經而立于門者揖之前則故文林郎知汝川縣事平湖陸
君之子大業也進曰我先君子之喪未除而生母歿今期而祥

矣將以九月之朔祔葬先君之塋在縣治東北二十里敢以墓
銘請大業娶于虞為監察御史諱飛清之女余兄之子所出也
義不可辭誌之曰母姓王氏歸汶川君居側室有賢行汶川君
世士族又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施公女婿也少著
文譽為復社諸名士所稱屢試有司不遇兵後產中落乃謁選
人除吏既歸里杜門治生產業遺豆之實賓客之筵田租戶笑
之出入必躬親之母于施孺人卒後殫心力助君酒漿匪盥之
節藥裹之需先事克備以是君得少逸君有子四人其二母所
生大業元根也一女配給事中海鹽錢君諱紹隆子芑母持君
喪盡哀教其子讀喪葬禮務合儀節然而心力瘁矣一夕痰涌

終于寢母生順治十一年八月日卒于康熙三十七年六月日
年四十有五余嘗誦詩二南知王化之基匪直后妃夫人之德
之美而葛藟樛木所以贊門內之治者實多助焉汶川君齊家
有道施孺人逮下以仁則因賢媛乃見生則治喪死附同穴可
以怡悅地下而其壺範亦足昭我管彤者也銘曰
東湖之東水歸湊相其川原固且厚吁嗟陸君歲稔匱施孺人
左母也右爾卜爾筮考吉錄宜爾子孫昌厥後

墓表

德州田君墓表

德州田君者其為學以躬行為本雖燕居必危坐置曆頭案上日較行事得失以朱墨別之其治家有法度庭以內不聞婦人語居父母喪盡哀葬祭以禮遇其弟友愛親懿有爭必為解紛挫銳然未嘗詣公門也恒以經義教授鄉鄙從之遊者多取功名而君終不遇以順治二年五月卒後七年君之子緒宗成進士知處州麗水縣事既而亦卒久之君之孫雯與其弟需皆中進士雯歷仕為湖廣布政使司叅議入為鄉寺需官翰林院編修於是伐石而礲焉屬其友秀水朱彞尊為文表君之墓表曰

君之先常山國上世畹從安德祖三戒承德郎廉吏稱著考堂
厥父高母丁族子四人君也叔裕所字實粟名州儒學補諸生
其眉疎其顙廣履方烏曳鄉杖行有穀詒子孫井吉壤高墓門
表吾文永無泐後之人庶不惑

贈翰林院檢討徵士郎徐先生墓表

翰林院檢討吳江徐君欽請假還里葬其考妣於光字圩踰年
矣既而謫官去屬同年友朱彞尊為文表諸墓文曰君之先人
韞竒諱其曰季華冠而字上世本居魏塘界遷於吳江自碩始
西濛之港面積水以耕以耨治農事先生為儒試不利仰屋著
書抽腹笥遯世无悶窮勿悔兄當餽運渡江介是時淮北人為

哉先生愛兄心孔悻以金三百輸諸吏兄得不行方用慰兄子
曰鑛結壯士以保鄉党計不遂亡命西吳全匪易先生詣吏慷
慨對產雖破碎禍則解嘗懷白金步入肆人壓看場集如螬舄
前甃囊遺在地誠以語人作偽探懷乃悟已所墜發之鉢兩
皆默識人慚欲以半相畀先生怡然笑勿視衡門之下可樂志
釀秫種花性所嗜孺人王韓先生配有子克家孫克類伯也不
仕仲委贄揚名顯親光有位贈徵仕郎通通貴揭石於原表風
義猗嗟千秋永無毀

吏部驗封清吏司負外郎卜君墓表

康熙二十八年冬十有一月辛亥承德郎吏部驗封清吏司負

外郎秀水卜君以疾卒於官年六十有二鄉人交失於牖下
慮無以斂啓其篋無銖兩金錢視其盜無升斗粟發其笥惟朝
衣一襲餘皆以付質庫其空乏如是嗚呼斯可謂廉也已君諱
陳彛初名之儀字聲垓別字簡庵曾祖知雲南尋甸府事大有
祖知福建清流縣事曰謀考贈承德郎兆龍妣伍太安人以苦
節

詔建坊表廬君少孤奮志于學未冠補儒學生負時東南士子
各結其群為文社歃血盟誓以攻不附已者雖懿戚密親至互
相詬詈君獨集里中善詩者共酬和不樹黨也順治十七年舉
省試康熙三年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十二年除陝西洛川知

縣洛川李自成鄉里人多習為寇君至練鄉民之勇者若各有
長使之守望明年春聞吳三桂反行之益力是年冬王輔臣叛
于寧羗殺經略莫洛延安震驚又明年春柳溝帥李師膺殺韓
城知縣以判定邊副將朱龍亦叛洛川民愈恐君匹馬詣宜君
營乞師于叅將楊某僅得兵三百人賊軍猝至君登陴固守賊
以計誘洛川民使縛長吏以降衆皆曰我父母也不可城以是
獨全未幾丁母憂歸服除補武昌知縣凡八年以卓異舉入為
禮部儀制司主事調吏部稽勲司主事遷今官娶陳氏先卒贈
安人子二彭年彭頤孫男女六人君卒踰旬而彭年適至哀毀
盡禮扶君之柩以歸葬于某阡陳安人祔焉噫今之號為廉吏

者布衣藿食所識窮乏者力拒之又或訐發人贈遺以為自進之計以寡則不取以多則取之烏在其能廉也君口未嘗以廉自矜而能處膏脂不潤或疑其才有所短夫豈然哉是嘗率敝劫之民却多張之寇保彈丸之城而報最於盤錯之地者也蓋其取與之介正其義而有所不屑焉吾故特書之以表于其墓

封文林郎韓君墓表

彝尊謫官居京師之灝村晨出僕言有客登吾堂載拜以其先人之墓表為請問其姓名則主事山西韓象起僕告于主人未之許也讀其狀作而曰安得此長者乎是宜表其墓文曰

君諱某字某先世自相州遷于洪洞六世祖文歷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以劾劉瑾削籍瑾誅復官卒贈太傅謚忠定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濟南府通判母亢安人嫁時粧奩所直累萬父歿君悉以讓其兄嘗為學官弟子有忌者潛賂當道遺書學使俾黜君其僕誤以書送君所君覽書色不為動仍封完與僕聽其投學使家人疑君過矯君曰人將甘心于我一發不中將更計矣不如遂之竟被出徙居天津用鹽筴起富然不事織罽有負者輒焚其券不責償也象起知福山縣事迎其親養于官舍會

覃恩勅封君文林郎君卒時年七十有六配洪氏中書舍人世臣之女封太孺人卒年七十有八子一人象起也於戲君之葬

令自一品至七品以下皆得琢石為表至于其辭不繁不溢斯為可信昔昌黎韓子未嘗妄譽人者顧劉义訕之謂為諛墓蓋多貨則傷于德弊美則沒礼君子之所不居也惟夫無所利而言之者庶幾不失其實則余表君之墓其可白于僚友而信于後世者夫

誥贈光祿大夫工部營膳清吏司主事張公墓表

工部營膳清吏司主事撫寧張君霖其考妣于山海關之某原屬其友蒲州吳君震乞銘于慈谿姜君宸英而以墓表文為請震之言曰公少貧旅京師抱濟世之志願末由自進乃試之家用誠壹致富移天津衛以居身折節為儉而慷慨好施予懿

戚疏族通得其惠對賓客甚莊燕居見席少歌側不坐行道中

目無左右視人有德必重報之有怨勿與較盧龍人或構怨于

公尋以他事中危法俄而得免則公寔生之公誠長者而公配

張太夫人自公歿後力持門戶教其子主事君讀書以學官弟子

入貢仕於朝調族鄙月有粟歲有衣準親疎為厚薄度才智長

短各任其能蓋公與太夫人家法有足述者公生于年月日卒

于年月日太夫人生于年月日卒于年月日子主事君也女二

人一嫁翰林院孔目武某一嫁漢中副將秦某孫男五人女三

人葬之日某年月日也震為人質實其言可徵信又聞主事君

克廣先人之志不蓄于財請

封誥榮其三世皆一品階至光祿大夫鳳帔象服以為母娛當是時太夫人康疆無恙以主事君之才乘時拔擢不難循致通顯乃亟歸終其養焉嗚呼古之仕者祿自三簋至萬鍾靡不以將父母為急務未嘗一日忘其親也今也不然始進則曰吾冀得一命榮其親比推恩之典下由即以躋大夫卿尹柱國高堂白首或終身不養逮親亡赴至則撰行述曰吾父吾母屢貽書誡吾勿歸也欲違己之不孝而陷其親于不慈予嘗腹腓而目張焉主事君既通籍官未一遷先謀所以顯其親又疾引歸奉其母于潔白之養生事死葬盡其礼人子之心庶其愉快而幾有遺憾者乎葬令一品表石崇八尺五寸螭首龜趺主事君揭石于原俾覽者聞風立志咸思孝事其親則余之文匪獨以表張公之門才官世而已

布衣周君墓表

君諱篔初字公貞更字青士又字管谷先世居爻山之麓千金圩徙嘉興之梅會里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皆不仕君幼治書年十九喪父居憂讀喪祭礼鄉黨以孝稱遭亂乃棄舉子業不治就市廛賣米府城初破有括故家遺書連船載以鬻於市者君買得一船積樓下每日中交易箕筥斗斛擁衡堆滿肆撥亂書糠粒中吟誦不輟其為古今詩超、拔俗不輕襲前人片語時同里王翊范路、弟于繆詠交賞君詩會予移居市南而海

海朱一是亦來僑居里諸生沈進布衣李麟定皆與君倡和四方名士過者君輒留飲或醵金會餐泊舟於門相接也君奉母孝饌必具酒肉與人交胸無柴棘人有匱乏傾肆中錢米給之有戴丙鬻女於巨室及笄將以配傭僕君亟贖以金為擇婚以嫁采石估載米八百斛得直千金貯君笥佑獨往硤石中道溺死君具棺以斂手書呼其子至傾笥還之歲潦率私錢散米以食餓者君既急人難又交遊漸廣有請必應兼治母喪為弟婚遣女嫁由是生計日窘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或不辭去恒儻焉不羈嘗歲除忽挈舟泊臯亭山訪僧靈章遂抵西湖又嘗元

日挈子敗至武康銅井山尋禪人行筏轉入徑山時已昏暮去山二十里雪甚虎跡交於途君循澀路前敗哭于後君不少顧遙見林中燈脩一就之則僧墨浪所居僧曰山多虎居士遠來得不心動乎君曰吾行不失道心一動則飽虎口矣僧方煨芋魁因啗君圍壺話清淨理留信宿乃躋山巔遍歷七十二精舍還又嘗獨行魏塘見赤馬船縛布為帆君問焉往船人以入泖對君思就九峰訪故人請附載比及泖則已暝船人促君登岸望見僧廬君闖入小沙彌見之駭強君出君周步琉璃燈下觀壁間所錄詩箋有已作指示沙彌曰吾詩人爾非賊也沙彌以語主僧煮白飴止君宿詰朝自泖達九峯抵華亭遂訪高士吳

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歲在辛酉予典江南秋試榜既發今
戶部侍郎德州田公雯為予張燕君適造予道遇吏部郎曲阜
顏君光敏偕之來布衣紉屨衆賓皆諤貽顏君語曰此淞西詩
人周青士也諸公未之識乎田公肅君上坐懽飲而散自是燕
予者輒及君有漆人頭為飲器者坐客莫敢視君滿引三杓湖
州太守江都吳公綺壯之賦樂章贈焉游攝山道見石辟邪立
草中穹碑二丈餘將仆人不敢近君騎驢徑詣其下讀之知是
劉孝綽所製梁安成康王秀碑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君登絕
頂賦詩於是上元鄭籟以分書題名於壁常熟王翬為繪作圖
予滯京師君念予不置會太僕卿色公聞君名具書幣屬有司

延君敦促就道既至留二年率在余寓居合寄舍色公家不過
五六旬也在都下未曾投貴人一刺朝士願交君者一飯後君
不復過其宅尚書崑山徐公乾學好延攬海內士徐秀才善主
其家君嘗就善同卧起徐公欲見終不見宗人子所愛小妻周
買自楚謂其夫曰妾實禾人公客質妾季父也宗人子以語君
將令小妻出拜君曰質農家子也聚族不及二十人未嘗有之
楚遊者拂衣出給事中某知君還削三緘贈行曰挾此可得百
金荅曰質不耐持竿牘伺候人却不受乃與今監察御史錢唐
龔君翔麟浮舟潞河將抵宿遷猶眠食無恙忽晨起挑糶水一
嘆而逝年六十有五龔君為治喪還其柩以遺書付其子旼君

所撰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投壺譜一卷君先娶李氏繼娶曹氏子四人長改國子監生次某次某天次某女一人嫁某孫男一人女四人君之歸葬也殯于水月僧院後十年子改等始克葬君於仙橋原伐石表其墓予惟君視朋友同一身其後交遊遍天下然氣類尤篤者里中諸子也因仿柳子厚獨孤申叔墓碣書故友姓名於後稍加詳焉

王翊字介人以布衣稱詩見賞於陳推官子龍為之作序有秋槐堂集

范路字遵甫自蘭谿遷長水經亂賣藥於市有靈蘭館集

朱一是字近修崇禎壬午舉人兵後披緇衣授徒著為可堂集王沆字千明秀水學生有文行君與隔水居還往尤數舍山盜起盡劫梅會里沆被執家故貧勒贖不遂遇害

沈進字山子嘉興學生早年詩甚清麗與周君同調鄉人目之曰周沈晚編所作為藍村集歸於冲澹又輯文言會粹二卷行國錄一卷

李麟友字振公揚州學官自明次子史可法兵敗自明自縊學宮麟友求其父骨不得遂棄舉子業其詩慷慨奔放不屑剪裁字句

朱彞鑒字千里予同懷弟也精篆法善畫蕪工藝事嘗聽經師

講詩小戎章誦其昧於車制乃削木為小戎市絹人馬御輪執轡欲觀者出示之詩長於送別有笏在堂遺藁

褚標字霞建詩饒風韻天卒

周篁字林於君從弟別字鷗塘以名其詩集

節孝溫孺人墓表

節孝溫孺人既卒其子沈琬杖其母壺行告諸鄉黨朋友縉紳之士為作傳者九人序四人誄一人賦詩及贊者不悉數也於是秀水朱△△因琬之請為文以表諸墓溫氏門望為烏程家孺人者某之曾孫某之孫生負模之子也生於順治二年十有二月甫三齡許配沈君文然文然為舉人某之子南京刑部尚

書演之孫工部左侍郎贈右都御史節甫之曾孫家世豐于財

大獄起人多利其有而文然兄始然生與考官通關節被逮文

然以同產弟當徙邊時年十六猶未婚模謀於要常：曰女嫁

而婿天常也合婚不獲留譬之天可笑既字之宜生死從之模

曰吾意亦爾於是請之按察使錢公朝鼎公許脫桎梏就婚婦

家時沈氏遺產盡沒入官有司勾稽隱漏不已又為惡少年告

訐訟不解文然雖贅溫氏常羈司獄中以康熙二年四月北行

八月赴刑部獄明年出閔抵尚陽僅又明年五月卒於徙所文

然之未行也孺人慮夫遭患難將遠徙生死不可料而翁姑皆

未葬夫去誰主之者不稽於卜不諏于奠師井椁而封其藏文

然以是獲拜先人丘壠而別孺人方有娠及去乃生子琬恒泣
涕教之其事文然繼母生母皆以禮沈氏東阡大宅既入官簿
先世木主或投之水中孺人亟迎歸奉祀薦食母缺當是時許
沈氏者延及于樸家亦破孺人愈窘歲飢潛屑大豆當飯而別
治兩姑及先生之饌如豐稔時文然有兄某亦旅死關外其僕
負兩人遺骨以歸兄弟不能別孺人祝曰天乎妾聞父子精血
相聚夫婦何獨不然乃嚙指血滴于骨其半淹漬深入拭之不
去則取而掩之孺人沒時年五十有二琬受孺人教好學有文
得孺人遺詩于笥刊行之初娶于吳再取于凌皆孺人主之有
女孫三人其葬也其在某原嗚呼憂患之來士大夫或喪其所
守而孺人一女子極人生至不堪之境乃力持門戶拮据於覆
巢毀室之餘養生送死無憾此誠當世所難能宜錄之石以待
異日國史之采擇者也

行狀

徵士李君行狀

曾祖考應徵國子監博士

祖考士標寧海州同知贈尚寶司丞

考寅國子監生

君諱良年字武曾初名法遠又名兆潢年三十乃更焉先世江陰人明洪武初有提舉行千四者徙居嘉興長水上梅會上七傳而至博士公中萬曆元年舉人有詩名著澄遠堂彙藁司丞公繼之有蒼雪齋集其同知寧海州事值冷口兵入圍城固守者三月以勞卒而城陷巡撫右僉都御史曾化龍上其事得贈

官君之考上舍公以結客破家餽粥恒不給然必延師以教諸子妣顧孺人佐之脯脩獨豐故君之兄弟咸奮志於學君九齡能草時文十齡解賦詩既而上舍公客死韶州家產益落鬻其故居兄弟並棲於小屋君又喪偶就族人為童子師余方避地梅會里與里人詩篇酬和有處士屠壙者謂予曰子之才里中莫有儷者吾門有李生庶幾將來與之並駕乎予遂與君定交畫必劇譚夜或襪被共寢處四方賓客至則釀錢留飲相與論詩文流別議有不合難荅紛綸聽四坐折衷而後已君既再娶始有居一廛集同里詩人聯上君兄繩遠第附與焉江鄉言詩者目為三李時商丘侯方域南昌王猷定皆以所撰古文鏤板

于浙君覽之終卷曰是不難遂期予共作古文沿流以溯其源於明取王子充方希直王伯安唐應德王道思歸熙甫於元取戴率初虞伯生揭曼碩陳衆仲吳正傳吳立夫黃晉卿合之韓歐陽曾王蘓諸家及朱文公陳君舉之文而論次之其於詩初持格律甚嚴嘗抄撮詩中禁字一卷以授學詩者繼乃舍初盛而取中晚唐及宋元諸集涵泳之別出機杼鏘洋淡澁極唱歎之致於詞不喜北宋而愛姜克章吳君特諸家故所作特穎異予遊京師傳客大同太原後二年君亦至都下無所遇留宣府予從逆旅見君期之復入都偕遊西山題詩於壁傳抄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識吾兩人者每召客客輒詢生中有朱李否合

肥龔端毅公鼎孳為文酒之會延知名之士三十餘人君以墮
馬後至燭見跋矣必疎君至乃舉爵宛平孫侍郎承澤謝客致
著書特與君為忘年友長洲汪編修琬為文高自矜詡獨傾心
下君沛縣閭舉人爾論梅詩斷、惟與君相洽君方欲羅當代
之文甄綜為一集曰文緯人咸與君之錄其文也故縞紵之授
恒倍又持論和婉多可少恠善言作者之心思故人皆樂就君
論說永年中檢討涵盼常語人曰聞朱十論詩文使人心懼未
若李十九之可親也於時曾侍郎申吉出撫貴州引君為助既
聞三藩同撤君曰亂將作矣遂力辭歸為母壽既抵家而雲貴
告變歲戊午

天子思得博舉文儒備顧問著作之選君被薦入京師名益噪
已未三月朔
召試體仁閣下

賜大官饌高坐而譙申以

詔旨謂文武科進士殿試未有此典也君譙畢纒、千言賦詩
皆極瑰麗閣臣以八十卷進

呈願君不與焉君既不得意有鳳陽守延君、與偕守重君自
畫諾外悉以委君、留久之歸築秋錦山房于漾葭灣其南曰
觀槿東曰剩舫北曰息遊草堂聚書三千卷坐卧其中弟子之
著錄者曰衆君精心計其築草堂也構楹柱斫瓊甍之屬一經

鳩度立匠人巧者于前分授之斧斤既施不燕尺寸至於相原
田治耕稼藝蔬果雖農圃恒嘆以為不及也其後兩至福州勸
巡撫某復立朱文公裔孫濬為五經博士君實代為草奏尋以
崑山徐尚書乾學開書局于洞庭山君應其招助修一統志自
是歸不復出予既罷官與君往還晨夕投壺飲酒無異少壯時
今年五月君病疴既痊矣復病竟沉綿不起享年六十初娶錢
氏兵科給事中桐鄉諱允鯨之孫生負汝遵之女繼娶陸氏處
士諱律之女子一人潮偕國子監生孫男三人菊房萸房蓉房
君所著有秋錦山房集若干卷嗚呼自君以薦入不登朝簿同
時無不扼腕為君惋惜雖然才也者衆人之所嫉當日與君並
薦稍以才自振若宜興陳維崧富平李因篤上元倪象仁和吳
任臣宣城高詠既登用矣皆未遷一階以歿以君之才使入仕
籍安知不有忌者而君得優游於幕府偃息於田里菽水足以
養親大小之山上下之洵足以樂兄弟詩書足以教子孫耕桑
足以課僮僕則天之所以予君者不為不厚且所述作必傳于
後無疑而一命之榮要不足為君重也潮偕事親孝君疾時衣
帶不解者屢月又能居喪以禮君可謂有後矣君雖未仕他時
國史傳文苑宜及焉乃因潮偕之請書其平生大槩以為狀俾
後之君子有所考

國子監生錢君行狀

國子生錢君既卒其子炘哀經稽顙請余作狀余與君居同里君之舅譚給事瑄陸閣學棻余中表兄弟也炘又從余游講經學習聞君門世及君行已本末義無可辭狀曰君諱楨初字又鶴世居海鹽半邏村本姓何氏始祖々々於洪武中生事戍黔屬其次子々々于錢翁遂更錢氏五世祖薇中嘉靖壬辰進士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忤

旨免歸講甘泉湛氏之學卒贈太常卿高祖與映嘉靖甲子順天舉人曾祖周內閣辦事中書祖嘉徵以諸生入貢留京師值莊烈愍皇帝初踐位是時魏忠賢方怙勢人莫敢言嘉徵首上疏劾忠賢滔天十罪直聲動一時久之除知松溪縣事還卒於

僧舍考泮崇禎丙子舉人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叅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孫官生貞和之子君生十齡而孤居喪如成人克盡禮除服兵起城遭屠乃奉母村居而君之祖留松谿唐藩建國擢監察御史時七閩未入版圖謀報有司奉臺檄捕家口繫君獄中祖還始得釋旋補學官弟子授弟楨以書或勸君入國子監試京闈君乃一至都念母譚孺人不已即引歸益鼓菽水盡潔白之養有餘賙其族鄰買田以供舅家墓祭俄弟楨歿以所愛子燔為後及弟婦遺腹生男君殫心撫育之居母喪尤盡孝葺治先世丙舍手植松楸嘗稻麥果蔬必薦新於祠屋至於私錢出入無錙釐妄費審緩急後先以分厚薄不畷不濫人咸服

君治家之有法而余嘗遇君子舅氏所劇談古今事君世受尚書能辨析今文古文中文之別而兼通周官禮經國理財之用吾鄉自明宣德四年析嘉興縣地立秀水嘉善二縣其時祇依戶籍為憑不以疆界分畫故三縣之田互嵌民相安者二百餘年矣迨萬曆十三年嘉善之民忽以糧額不均起訟於是三縣爭訐紛綸不已蓋至今猶然江浙賦風重吳俗相傳明太祖惡張士誠拒守故重斂其民畝稅有輸官七斗餘者君為論辨其非是謂禍始于賈似道經界推排之役當日原有官田民田官田輸租民田輸稅其後知府事趙瀛取而均攤之嘉興官田不及二千頃而民田立千八百餘頃故其賦最輕嘉善民田止三

千一百餘頃而官田二千七百餘頃故其賦於三縣中差重輕重由官民田數不均非因嵌田之故著論萬言推衍事始更端詰難其旨悉與余合余益信君學術之有本也君娶陸氏未生子繼娶吳氏生子三人曰煒曰燁俱儒學生負一女嫁許翼衡康熙丙子舉人全氏生子四人曰燁曰燿曰燁曰炳俱國子生孫男七人某某某某降服者三人某某某女十人其一嫁國子生陳文燦餘未字嗚呼今之治舉子業者局守宋儒之訓注百翻兔園之冊足以取科第而有餘閒以鄉曲之利弊茫然如坐雲霧其與斯世何裨焉君能繼其家學彊直自遂又以餘力考稽財賦益筭之源犁然有會於心爰為論辨無異建始

文學御史之議惜乎不用於時終老牖下而人亦罕有知者此予因爇之請傷君之亡不可以不述也謹狀

募疏

募建南泉寺惜字林疏

墨之初隄麋馬而已而松而樺而桐而石燭紙之初魚網麻頭
樹膚而已而海苔而蠶繭而麥光而藤角而桑根菝皮筆之初
羊鹿狸兔馬而已而豐狐而虎僕而猩々而蚰蛉而雀而麝而
山雞而羊鼠之鬚且夫書之初鳥跡蟲魚馬而已而大小篆而
籀而隸而草而章草而行書而八分而飛白篇籍之初方冊馬
而已而截蒲而緝柳而織軸而刊石而鏤板其取材也日廣則
致之無難急心於是焉生縑以補袍紙以覆罽吳越之間至以
飾蠶箔及其敝沉之水猶可言也至若京師五方所聚一有委

棄輒溷于糞壤中士大夫既未克摅之車塵馬足之下而往來
行子計慮所不遑及故必藉蕭閒寂寞之人昕夕司之庶事不
費而收之也博宜莫如沙門氏今南泉寺禪上人持筐擔拾有
年矣欲築數椽曰惜字林中祀文昌兩廡以貯字紙俾其徒分
拾于道至月朔望焚之願土木之需未集也爰立疏以募好善
者噫自宗乘分為五葉叅者期於頓悟漢晉以來翻譯梵夾且
視為土苴而何有於廢紙上人之摺拾蓋代吾儒家為之而非
以自為也則惜字林之建非上人有求于士大夫而士大夫宜
惟恐其鳩工之不速見此疏而靳於施焉必不然矣

祭文

告江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剛鬣柔毛香帛之儀致祭于大江之神曰
某欽承

上命主試江南自誓此心澄同江水惟神照察濟以安瀾如其
寸衷有昧徇人賄託廢棄真才神靈有知允當罰陟復
命渡江甘糞魚腹以為後鑒謹告

貢院誓神文

年月日具官某等敢告於天地神祇先師孔子之前曰某備官
禁近

皇上拔於衆中俾典試事

主恩深重惟有同事一心攬真才以佐盛治

命下之日師友親懿一槩屏絕今入棘闈用白於神如或心存
暖昧遏抑真才徇一人之情面受一言之賄託通一字之關節
神奪其美鬼褫其魄五刑備其體三木囊其頭刀斧分其屍烏
鳶攫其肉矢言之出百神共聞謹告

祭納蘭侍衛文

嗚呼曩歲癸丑我客潞河君年最少登進士科伐木求友心期
切磋投我素書懿好寔多改歲月正積雪多霽齋紉履布衣訪君
于第君情歡劇款以酒劑命我題扇炙硯而睇是時多暇輟

填詞我按樂章綴以歌詩剪繡補納他人則嗤君為絕倒百過

誦之迨我通籍簪筆

朶殿君侍羽林鮫函雉扇或從豫遊或

陪曲宴雖則同

朝無幾相見我官既謫我性轉迂老雪添鬢

新霜在鬢君見而愕謂我太臞執手相勗易憂以愉言不在多

感心傾耳自我交君今淪一紀領契披衿敷文析理若苔在岑

若蘭在沚君於儒術繁學博通文詠書法靡有不工康里巖

字木魯聃暨薩都刺未知孰雄君之勇略侍帝左右騎則箭雲

射必穿柳出師絕漠不憚虎口乃眷

帝心倚畹良厚當其奮

不知善文及為文辭不知能軍允矣君子才實逸群隨陸絳

灌異於前聞和氣婉容承顏以孝友于昆弟古昔是傲謙者

守温者貌逆之忽恚順之無傲花間草堂綠水之亭有文有
史有圖有經矣者進或鍵而扃縫掖之來君眼則青浮醪於
觚盛倉以筆夜合惺忪花散籤帙聯吟比調曾未旬日詩朋尚
在忽焉輟瑟彞尊月朔謂君尚生問疾而至入巷心忤復者在
屋升自登東榮魂招不來躑躅屏營寢門既矣容車將騁大泉
一枚蠟燭一挺偕以荒辭泣下如綆靈兮有知痛無不省嗚呼
尚饗



